

# 世界論壇

創刊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每星期日出版

零售：每册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加郵

費一元六角郵費代價以一分五分者爲限

編譯兼發行者：世界論壇社

社址：北平石駱馬大街九十八號電話三一四

## 例言

在這世界經濟的交通網的連繫中，中國早已成爲世界的一環，不僅交互影響，還要叫你感到問題的不可分；經濟如是，政治如是，即在文哲思潮各方面，也莫不如是。打算認識部分的中國自己，先要放開眼認識整個的世界。

描寫這世界，解析這世界，有價值的出版物，隨着時間的經過，不斷地沖到中國來，我們爲認識世界起見，當然不能放過；不僅要繼續地，系統地，搜集研討，作自己治學的材料；而且要多方地，客觀地，逐譯紹介，作社會參考的資助。世界太大，而我們的能力太小，以業餘事此，自己便不敢期望過奢。但是我們以此自效，而社會亦便以此相督，也許藉這區區的「世界論壇」，多闢一個共同服務的園地！

## 目次

- 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總決算
- 一九三四年第一季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
- 一九三四年第一季的歐美經濟
- 日本的低廉工資(上)
- 羅斯福一年與N.R.A.
- 資本主義末期的英國財政
- 德國的強迫勞動
- 意大利經濟現况
- 法國經濟的危機



- 譯者：吳半農、張友漁、杜德隆、溫健公、千家駒、崔敬伯、杜滄白、黃松齡、王慎明

# 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總決算

吳中農譯

這篇文章是瓦爾加一九三三年第四季的「世界經濟年報」之總論。世界經濟恐慌發展到一九三三年，業已踏入一新的階段，即渡過恐慌的尖銳形態而轉入蕭條期。不過此種蕭條不是普通的蕭條，而是一種特殊的蕭條，牠不會使工業重新繁榮，但也不會回返到衰落的最低點。對這一階段之造因與特徵，加以分析與說明，便是本文的責任。「時事類編」二卷九期上所譯之「斯達林報告全文」及二卷十四期上所譯之「現階段的世界經濟恐慌」都是可為本文之參考的。（譯者）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之深入，帝國主義的矛盾之嚴重化，以及與此現象而俱來的戰爭準備之加速度進行，業已對於經濟恐慌發生了兩種影響。在一方面，戰爭的威脅逆態地影響着那些依照資本主義的發展律圖謀克服恐慌並使其渡入蕭條期的趨勢。戰爭的威脅阻礙着一切用在和平目的上的長期投資。這一點已給資本的輸出實際上業經停頓之一事實說明得非常清楚。儘管目前已經走近新的戰爭循環之開始，但確定可靠的戰爭「布洛克」(Blocs) 畢竟尚未形成，所以資產階級方面任何一種採取資本輸出之形態的投資都有加強未來敵人的可能聯盟之危險。

但在另一方面，到處進行的瘋狂的備戰，在一九三三年中，亦曾給予工業生產以重大刺激。要給今日龐大的軍隊以新式戰具，鉅量的各類工業品實所必需。目前每一工業部門差不多都已受着加緊備戰之相當刺激。重工業，機械工業，汽車及飛機工業，化學工業，以及紡織工業，牠們都從加緊備戰中或多或少地獲得了利益。可知備戰和國外政局的緊張

，一方阻礙着，一方又鼓勵着工業生產的發展，而後一作用當然來得更為有力。一九三三年中工業生產之增進大部分便是加緊備戰之結果。

未來戰爭之準備已漸成爲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之決定因素。我們到處都可以看見把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向着戰時經濟盡量預備的努力。這便是，就最重要的糧食，工業原料及工業品來說，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有走向「奧太基」(autarchy) 或經濟自給的一般趨勢之原因。德法意三國在實際上業已對於確保麵包和肉類之自給，獲得成功。德國 瘋狂地從事獎勵國內植物油及動物脂肪之生產。即在英國，小麥和糖生產的增進，亦因國家的補助而獲得鼓勵。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在一切小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看見一種至少也要建立起牠們最低限度的重工業，化學工業及狹義軍事工業之堅強的趨勢；牠們的目的是想將來依靠自己的資源，至少能在戰爭中作短時間的周旋。

資本主義國家這種表現於加緊備戰中的經濟政策，在一

九三三年中，業已使保護並閉鎖國內市場以抵制外貨輸入之原有趨勢更形尖銳化。一九三三年工業生產之增進到處都是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大體言之，國外貿易衰退的速度至一九三二年即已停止，但却沒有一個地方（或許除了海外的幾個毛產國）的國外貿易能夠發展成爲促進經濟狀況之改善的因素。

所以一九三三年的總結結果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嚴重化，國外政治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益形尖銳化，多數國家的革命危機加速地成熟，而同時，大部由於加緊備戰之結果，工業生產差不多在所有國家中增進，故因之又是從產業循環的恐慌形態渡入蕭條期的開始。

下表即指示一九三三年在此恐慌中之地位，同時又指示資本主義的產業及蘇聯的產業之相反的發展：

|                 |        |       |
|-----------------|--------|-------|
| 工業生產（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 | 資本主義世界 | 蘇聯    |
| 一九一三            | 七三     | 七〇    |
| 一九二九            | 一〇七    | 一二四   |
| 一九三〇            | 九〇·五   | 一五九·五 |
| 一九三一            | 七七·九   | 一九三·六 |
| 一九三二            | 六六·一   | 三〇六·五 |
| 一九三三（頭十個月）      | 七四·九   | 二一七   |

上表說明了下列各點：

工業生產指數

|       |     |       |       |       |      |    |
|-------|-----|-------|-------|-------|------|----|
| 一九二九  | 美國  | 英國    | 德國    | 法國    | 日本   | 波蘭 |
| 一〇七·二 | 一〇六 | 一〇〇·四 | 一〇九·四 | 一一一·四 | 九九·七 |    |

(一)自一九二九年以還，每年以百分之一五左右的比率一貫下跌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三三年中大約要比在一九三二年中高出百分之一三。一九三三年的最後兩月大約是不會使世界指數發生什麼重要變動的。

(二)一九三三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雖有增加，但其一般水準仍然只比一九一三年高出少許，而同時蘇聯的工業生產，依據德國商業研究所的數字，却已三倍於一九一三年的數量。如以蘇聯國家設計委員會更爲可靠的計算爲標準，一九三三年蘇聯的工業生產則較一九一三年高出百分之二九一·九。這一比較明顯地指出，蘇維埃經濟制度勝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優點，並說明這兩個制度在經濟分野上的鬥爭中蘇聯已經獲得了勝利。

(三)一九三三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雖有增加，但一九三三年這些國家的生產水準和一九二九年的水準比較，仍然低過百分之三十以上。由此可知，在一九三三年中，或更正確點說，自一九三二年七月間起，恐慌的動的發展中雖發生了變化，但工業生產的水準和以前生產的最高水準比較起來，即以一九三三年言，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亦較以前爲低。所以克服恐慌這句話，在舊的意義上，即在「正常」的資本主義的意義上，怎樣也不能成立了。

下表告訴我們各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之動態：

|            |       |       |       |       |       |       |       |
|------------|-------|-------|-------|-------|-------|-------|-------|
| 一九三〇       | 八六·五  | 九七·九  | 九〇·一  | 一一〇·二 | 一〇五·六 | 八一·八  |       |
| 一九三一       | 七三    | 八八·八  | 七三·六  | 九七·六  | 一〇〇·七 | 六九·三  |       |
| 一九三二 (第一季) | 六二·五  | 九〇·一  | 六二    | 七九·五  | 一〇一   | 五二·二  |       |
| (第二季)      | 五四·七  | 八九·四  | 六一·三  | 七四    | 一〇四·八 | 五四    |       |
| (第三季)      | 五五    | 八二·八  | 五九·六  | 七三·二  | 一〇七·二 | 五四    |       |
| (第四季)      | 五九·五  | 九〇    | 六一·八  | 七六·一  | 一一八·七 | 五四    |       |
| 一九三三 (第一季) | 五六·五  | 八九·九  | 六三·九  | 八〇·八  | 一二〇·七 | 四八·二  |       |
| (第二季)      | 七〇·九  | 九一·七  | 六八·五  | 八五·八  | 一二六   | 五五·二  |       |
| (第三季)      | 八二·六  | 九一·七  | 七一    | 八七·四  | 一二八·六 | 五八    |       |
| 最低水準       | (七月)  | (第三季) | (八月)  | (七月)  | (五月)  | (五月)  |       |
| 一九三二       | 五二·三  | 八二·八  | 五八·五  | 七二·四  | 九一·四  | 四六·五  |       |
| 最高水準       | 一九三三  | 九〇·一  | 九一·七  | 七二    | 八八·二  | 一三七·六 | 六一·四  |
| 有報告的最後一月   | (十一月) | (第三季) | (十一月) | (十一月) | (十一月) | (十月)  | (十一月) |
| 一九三三       | 六五·八  | 九一·七  | 七一·四  | 八四·三  | 一三七·六 | 六一·四  |       |

上表說明了下列各點：  
 (一) 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已於一九三二年的年中達到最低水準。  
 (二) 英日波蘭三國最後一月有報告的工業生產數字同時便是最高的數字。在另一方面，德法兩國最後有報告的數字却顯出細微的退減。美國最後有報告的數字指出從一九三三年七月所到達的最高水準直至十月水準，其間跌落甚巨，幾達百分之二五。一九三三年最後兩月尚無確定統計，但美國的生產至少在十二月已有新的增進，其他各國，則因受季節影響，大有相當跌落之可能。

軍事工業上幾種很重要的原料之生產數字說明了戰爭準備業已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發生怎樣重大的影響：

|            |       |       |       |     |
|------------|-------|-------|-------|-----|
| 生鐵         | 生鋼    | 鉛     | 錫     | 鋅   |
| 一九三二年最低月產額 | 二,七四九 | 三,五三二 | 八五·九  | 五·五 |
| 一九三二年最高月產額 | 四,七三二 | 六,八三八 | 一〇九·六 | 八   |
| 一九三三年最低月產額 | 二,七四九 | 三,五三二 | 八五·九  | 五·五 |
| 一九三三年最高月產額 | 四,七三二 | 六,八三八 | 一〇九·六 | 八   |

除了加緊備戰之一關係外，生產的增加多由下面的情勢所促成，即工業全製品之供給，因在各國價格慘跌之結果，已跌落到正常水準以下，且原料的供給，除了農產品外，亦

美國工業全製品指數（一九二二——二五年為一〇〇）

|     |      |      |      |      |         |
|-----|------|------|------|------|---------|
| 十二月 | 一九二九 | 一九三〇 | 一九三一 | 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三    |
|     | 一八九  | 一二〇  | 一〇八  | 九六   | 一〇八（八月） |

此項指數告訴我們，美國工業全製品的供給在一九三二年杪幾已跌到一九二九年之半數，且較被看做正常年的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之平均水準為尤低。這種工業全製品的供給之低水準即為美國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七月所發生的生產迅速增漲之基礎。於此，批發商，零售商及製造家之供給始得迅速補充。所不幸的，其他各國尚無數字足以表明工業全製品的供給情形。不過上述孤立的數字亦足以指明，其他多數國

全世界原料及農產品之供給（十月份）

|          |       |       |       |        |        |
|----------|-------|-------|-------|--------|--------|
| 美棉（一千包）  | 一九二九  | 一九三〇  | 一九三一  | 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三   |
| 小麥（百萬布歇） | 三，六三八 | 五，九六七 | 九，一六五 | 一一，七三八 | 一〇，一四五 |
| 糖（一千噸）   | 四六二   | 五四四   | 四八六   | 四五五    | 四三〇    |
| 茶葉（百萬磅）  | 二，五三〇 | 三，一六五 | 六，八一  | 七，三一八  | 六，九七一  |
| 咖啡（百萬袋）  | 二〇二   | 二二二   | 一九八   | 二一九    | 二三五    |
| 橡皮（一千噸）  | 二一·一  | 二九·三  | 三四    | 三一·五   | 二二·三   |
| 錫（一千噸）   | 三九一   | 四八三   | 五七〇   | 六二二    | 六二〇    |
| 美鉛（一千噸）  | 三一·六  | 四七·五  | 六一·九  | 五八·六   | 三四·五   |
| 鋅（一千噸）   | 五七·八  | 六五·八  | 一一九   | 一五三    | 一四三    |
| 油（百萬桶）   | 五·一   | 一三一   | 一三八   | 一二七    | 九四     |
|          | 六二八   | 六一三   | 五五七   | 五四九    | 五五〇    |

正開始顯出下落的趨勢。

單舉美國一國的工業全製品之供給指數

情形：

亦於一九三三年中跌落到正常的水準以下，這幾成為一切恐慌期間的自然現象。

下表所列係「倫敦及劍橋經濟調查所」(The London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 關於世界供給狀況所發表的統計：



此表指示，世界工業原料：錫，鉛，銻之供給亦於一九三三年開始顯出下落的趨勢，惟農產品之供給，一般言之，尚不如是。咖啡一項，供給鉅量減少，係由於有組織的毀滅政策之有意執行。僅以一九三三年來說，巴西所毀滅的咖啡即達收穫（約一千五百萬袋）之半數。

價格水準的變動要較工業品出產的變動為遲緩。我們如果研究一下各重要國的批發物價指數便知大多數國家的最低水準僅至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始經達到，這一點可從下表看出。惟事前，我們必須注意數點：

批發物價總指數（一九一三年為一〇〇）

|            | 英國    | 美國    | 德國    | 法國    | 日本    |
|------------|-------|-------|-------|-------|-------|
| 一九二九       | 一三六·五 | 一三六·五 | 一三七·二 | 一二七·三 | 一六六·一 |
| 一九三〇       | 一一九·五 | 一二三·八 | 一二四·六 | 一一二·五 | 一三六·八 |
| 一九三一       | 一〇四·二 | 一〇四·六 | 一一〇·九 | 一〇一·九 | 一一五·六 |
| 一九三二       | 一〇一·六 | 九二·八  | 九六·五  | 八六·八  | 一一一·七 |
| 一九三三（第一季）  | 九八·九  | 八六·四  | 九一·一  | 八一·六  | 一三六·五 |
| （第二季）      | 九九·四  | 八九·九  | 九一·八  | 七九·五  | 一三四·一 |
| （第三季）      | 一〇二·六 | 九九·九  | 九四·三  | 八〇·九  | 一三七·一 |
| 最低水準（一九三三） | （四月）  | （二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 有報告的       | 九七·二  | 八五·七  | 九〇·七  | 七七·八  | 一一〇·六 |
| 最後一月       | （十月）  | （十一月） | （十一月） | （十一月） | （十月）  |
|            | 一〇二·六 | 一〇二·四 | 九六·三  | 八三·一  | 一三六·三 |

於此可知，一九三三的下半年，各國物價的增漲部分地雖由於人工方法（如通貨膨脹，國家干涉，等等），但這並沒有改變下面一個事實：即由於恐慌前三年中迅速進行的物價跌落停止之結果，並由於此後發生的物價微漲之結果，生產對於資本已較物價繼續跌落時顯得有利了。

（一）在英美日幾個最重要的國家中，物價水準受了通貨膨脹很大的影響。

（二）在德法等通貨較為穩定的國家中。國內物價水準係用人工的方法提高，如增加進口稅，限額輸入，禁止出口，及其他的政府干涉。

（三）批發物價總指數包括着工業品及農產品二種，所以當農產品價格在一九三三年中，一般地以更快的速度繼續下跌的時候，工業品及工業原料價格水準之變動是要相當受蒙蔽的。所以下表是要注意到這些因素，才能下判斷的：

這種情形便是今年萬象更新的時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所以感覺樂觀的一個主要原因，這種樂觀並已表現於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價的發展中了。各國工業股票的市價現在均較一年以前為高。下面便是幾個例子：依據「標準統計」（Standard Statistics）的指數，美國工業股票市價的最低水準

是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彼時爲三三·三五。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即漲至七六·七。加拿大方面，兩期的數字爲四八·八與一〇〇，德國爲四六與六〇，日本爲八六與二〇六，英國爲七三與一四四，等等。

資產階級這種樂觀也反映於多種年報中。這在英國最表現得明顯，下面一段從十二月份「經濟周刊」(Economist)「商業附錄」(Trade Supplement)中引用的話便是明例：

「英帝國商務的最近表證差不多是普遍順利，且指示着經濟的恢復直到聖誕節止還在繼續着。一般的進步已在我們商業指數之增長中，鐵路收入、對外貿易和在業人數之擴大中，以及批發物價日趨穩定之趨勢中反映出來了……」

「去年調查各業發展情形時，差不多在每一經濟活動的部門中都得到一個漸進的，但却穩定的膨脹之印象……」

「海外其他各國傳來的消息也都堪爲喜悅，德國的活動得以妥善進行，照例應有的季節退縮且爲政府的大規模的公用工程政策所阻止。法國方面，隨着預算恐慌的渡過，局勢爲之好轉；比利時，荷蘭，奧國，和希臘的報告亦指出商業的進展，南美各國沒有衰落的情形，日本的經濟活動保持於去歲的水準以上。」

「同一情形，英帝國所屬的各國也沒有不利之處。加拿大的經濟活動直至十一月底仍在繼續擴張，澳大利亞和南非洲的商業膨脹仍在繼續進行。南非洲的農業，最後因得有雨水，業已復蘇；澳大利亞和印度的農作亦可望豐收。」

「所以這一年是以樂觀的景象而終了。美國自七月間以來的發展對於整個的世界雖然有着逆態的影響，但以往所得尙未盡失，而目前的象徵又暗示着一九三四年將在世界復興

的路途上豎起更進一步的里程碑。」

在美國大多數的銀行報告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同樣樂觀的論調。例如國立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十一月的月報中便這樣寫着：

「七月間以來工商業所經歷的逆轉情況至十一月杪即顯出轉機之表徵。一部分的經濟活動：貨車載運數，電力消費量，煤鐵生產額，如果爲比較方便計把通常的季節變動也計算進去，則或保持於舊的水準上，或已顯出進步。這是在四個月的不斷衰退之後一個慰快的轉變。我們可以看出，至少在許多場合中，使刺激過度的工業適合於目前消費水準的步驟業已做到。」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紀年雜誌」(Annalist)上寫了下面一段，這個雜誌對於羅斯福的試驗是採取批評態度的。

「如果擺脫目前對於金圓命運所盛行的躊躇心理是可能的。那末，對於目前的轉變點之爲一新的大產業循環的開頭，當很少有疑問存在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柏林交易所新聞」(Berliner Börsen Zeitung)關於德國的情形寫着下面一段：

「過去一年，即一九三三的報告，幾乎可以表示每一重要商業部門的顯著的發展。這里我們只須指出，此年的生產指數，如與上年比較，增加百分之二二，煤的生產增加百分之六，生鐵及生鋼的生產增加百分之三二及三一，最後幾月且已超出去年的平均數百分之五〇以上。此年機械工業對於本國鋼鐵的訂貨，與一九三二年比較，約增百分之六八。此外，建築市場，電力消費，紡織工業，汽車工業以及其他許多部門的工商業也都顯出顯著的進步，此處無須一一詳述。」

現在如果我們要問，資產階級這些樂觀的估計到底是否有理，我們是不能用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回答的。一九三三年已無疑地看到恐慌的不斷重疊化作用之停止並已建立起可以稱為「渡入蕭條期」之形勢，在這範圍內，他們是對的。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目前的問題不是一「普通蕭條」的問題，而是一基於資本主義總危機之上的蕭條問題，在這蕭條中，生產方面，和過去的繁榮比較，至少暫時將停留於比以前各循環中恐慌的最低點還要更低的水準上，而且這個蕭條並未包衛可以發展到新的繁榮之充分的預備條件。在這意義上，資產階級對於現狀的樂觀估計是不合理的。而且在事實上，目前形勢的嚴重亦已為幾個較為審慎的資產階級的刊物所承認。上面已經引用過的「經濟周刊」之時評上，便有這樣一段：

「恢復的辦法雖已找出不少，但目前的水準却決不能說是復興。如果世界貿易不能改進，其他各國不能復興，要把失業人數減到通常的水準則是萬難辦到的。」

德國銀行及貼現銀行 (Deutsche Bank and Diskonto Gesellschaft) 最近的報告上有這樣一句：

「我們決不要給那在多數國家的經濟生活中所能看到，而在德英兩國看得更為清楚的朦朧的好轉傾向蒙蔽了一個事實，即我們距離世界經濟恐慌最後的克服仍然很遠。」

爲什麼目前的形勢不能提供穩實的基礎而正常地回返到改善的經濟狀況和新的經濟進展之上呢？這其間最重要的原因大略如下：

- (一) 一般改善之大部分是由於加緊備戰。
- (二) 未能利用之生產工具大量的過剩實爲資本主義總

危機之特徵，由於生產工具過剩之結果，固定資本之擴充與革新進行得極其遲緩，極其困難，雖然這種擴充與革新是爲長期的改進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我們把和加緊備戰具有直接關係的新建築工事除開不算，則直至現在，還只有一個國家（即英國）開始有了固定資本的相當擴充與革新。這種情形之存在可由兩個事實來說明：

(a) 由於所有國家的生產工具之生產遠落在總生產指數之後。

(b) 由於同一事實之另一看法，即由於沒有一個國家有任何重要的新的資本輸出。

(三) 但是，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一九三三年中，世界農業恐慌不但沒有緩和絲毫，而且反而更加嚴重化。目前最重要的農產品（幾種對於戰事工業具有重要性的商品如毛和橡皮除外）之世界市場價格，用金表現出來，均較一年以前爲低。過剩農產品（即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過剩）之可驚的，有組織的毀滅亦未能停止價格之繼續下跌。農民繼續着大量的破產。這即是說，農民對於工業商品的購買力仍然極端低微。一九三三年中，美國政府用各種形式付出十萬萬美金，作爲國家對於農民毀滅生產和限制生產之補助，農民的購買力倒因之相應地獲得增進。不過，此種事宜是不能無限制地進行的，農業恐慌之繼續實爲世界資本主義現狀任何長久的改善之一極大阻礙。

(四) 恐慌期中合理化之進一步的發展業已引起下述的結果，即工業生產的強度之增加沒有隨伴着僱用工人人數及支付工資總數之增加，即有增加，亦極細微；這一點，我們以前亦曾討論過。



恐慌期中所進行的合理化之結果可以最明顯地從美國工業生產之數字中看出，尤其是在短時間工作在羅斯福法典的精神下普通實行的前幾個月。下面「聯邦準備局」(Federal Reserve Board)所發表的數字便足以說明這一發展。

| 工業生產指數  | 在業指數 | 工資總額指數 |
|---------|------|--------|
| 一九三二年七月 | 五六   | 五七     |
| 一九三二年一月 | 六四   | 五八     |
| 四月      | 六七   | 五八     |
| 七月      | 九六   | 六九     |
| 八月      | 九〇   | 七三     |
| 九月      | 八五   | 七七     |
|         |      | 五八     |

此表指出，一九三二年七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之間，在業工人人數增加百分之二五，而付出工資總額反更減少。一九三二年七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之間，生產增加百分之七五。而在業人數只增加百分之二一，工資總額只增加百分之二五。以後幾月，其間比例關係的變動似乎頗利於工資，不過同時生活費方面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依據官方統計，生活費已自四月間之七一·五增至八月間之七六·九，而同時實質工資却反相應減縮。這是表示，工業生產雖有增加，但工人階級的購買力仍然絲毫未見增加，或增加的非常不充分。儘管(或正因為)羅斯福的法典業經施行，但美國各個工人的實質工資却仍下跌；這一點，就連大資本家亦已準備承認。我們試閱國立市銀行十二月報告中下面一段話：

「各個工人的工資之增加要較生活費之增加為少；自三月以來，各個工人要在實質收入上損失百分之一·一。」  
實際，美國工人所受的實質收入之損失，常較此數大過

多多。

工人和農民的購買力之低微，在許多國家中，引起了下面的結果，即把大眾消費品售給最終消費者的販賣，換句話說，即零售商業，在數量上並未增加，或增加極少。如果這一點不能改變，生產的增加在最近的將來必將停止。資產階級亦已注意及此，事實上對此亦極憂慮。國立市銀行十二月報告中便寫着這樣一段：

「依據費爾恰(Fairchild)指數，十一月一日的零售物價較一年前增高百分之二八·八，較五月間的最低標準增高百分之二五。如果我們把這些數字和販賣數字作一比較，便知零售商業的主要部門目前只有大量的郵寄商業尚能保持一九三二年的販賣量。這種零售商業數量之減少，從我們方面來看，實是最堪憂慮之處。」

我們還可以在其他各國看到同樣的現象。關於這一方面，下面一個事實實發生着很重要的作用。即大部分的工人階級，由於長期失業之結果，業已深陷於債務之中。這些工人，即一旦找着工作，亦不能拿出一部分收入購買商品，他們是要把這一部分收入送給小賣商人償還舊債，或送給當舖贖取他們失業期內被迫當質的最必需的物品。

由此可知，我們如果以一九三三年抄的實際情勢來測量資產階級的樂觀論，便知牠是絕對不合理的。不過我們如果從動的發展之觀點出發，則在恐慌的發展業已實際發生變化，即恐慌業已由繼續發展與惡化轉向緩和和化，並渡入蕭條期之範圍內，資產階級的樂觀論是合理的。資產階級否認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並根據其以往產業循環的經驗，希望目前的形勢很快地就能發展到繁榮的復來，所以他們在這年的開始

，帶着樂觀的眼鏡來看目前的形勢。

我們是在總危機的時期，是在資本主義的穩定終了的時期，這一事實雖然很能阻礙任何長期的改善和繁榮的復來，但如果一九三四年不能爆發一次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則渡入改善之狀態是很可能的。

關於這個可能，史大林同志曾於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的演說詞中說了下面幾段話：

「很明顯地，幾個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至一九三二年業已達到衰落的最低點，在一九三三年中再不能回返到此點了，……」

「這是否說，業已渡過恐慌而轉至普通的蕭條，隨着便要引起新的繁榮和工業的復興呢？不，決不是這種意思。無論如何，關於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繁榮之到來的材料，不管直接間接，目前還是沒有的，不僅如此，而且從各方面判斷，這種材料最低限度在最近的將來也是不會有的。說牠不會有，是因為不讓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有何重大興起的一切不利條件還在繼續搗鬼之故。」

「問題是在下面，即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經濟恐慌使在這其中進行）之繼續存在，工廠之長期地在生產能力以下工作，大衆之長期的失業，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之錯綜連接，固定資本重大革新的趨勢之缺乏。這種革新普通在繁榮到來前必定有的，等等。很明顯的，現在正是從工業衰落的最低點，從工業恐慌的深淵，向蕭條渡過，但此種蕭條不是普通的蕭條，而是一種特殊的蕭條，牠不會使工業重新繁榮，但也不會回返到衰落的最低點。」

所以下面的因素，必須予以極大的注意：

（一）蕭條絕對不會穩定地發展到繁榮。牠將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很不平衡地前進，且還要隨伴着很大的逆轉。有些國家的工業生產還要暫時跌落到一九三二年的低水準以下，或是通貨的貶價還要更進一步地擴大，這也不是完全意料以外的事。在這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和資本主義的穩定終了之基礎上，我們如果還要把蕭條看作「普通」的蕭條，這便是最大可能的錯誤。

（二）恐慌的尖銳形態之克服和其向着蕭條期之渡過絕對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新的穩定化。循環式的工業恐慌雖然惹起並促成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之終結，但其終結之基礎却是在於資本主義的穩定自身之內部矛盾上。這一點，史大林同志很早於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上就已說過了：

「金融寡頭政治克服恐慌的經濟政策（掠奪工人與農民，補助資本家與地主）不能恢復資本主義的穩定；恰恰相反，牠更進一步地幫助了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瓦解（貨幣制度和財政的解體，政府的破產，農業恐慌的進一步的深刻化），和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尖銳化。」

（三）工業恐慌更進一步地引起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強度的深刻化。目前世界形勢的特徵是；世界經濟關係徹底地，根本地分解（通貨的混亂，國際信用制度的解體，國內市場的互相封鎖），資本主義的獨占性因恐慌而增加，農業恐慌以尖銳的形態而繼續，帝國主義的矛盾尖銳化到隨時可以因為細小的事件而爆發世界大戰的程度。渡入了蕭條期，並不能使這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

（四）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之深入保證了革命危機的進一步的發展。資本家對於新的一般經濟的改善之希望，即無新

的戰爭循環與革命中斷其「正常」的循環發展，事實上也是沒有根據的。在上次的繁榮期中，還有許多部門的工業乃至整個的國家沒有享受到一般的繁榮，這次這類工業和國家的數目當然還要更多。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間，就有極大部分的生產設備未能利用；在這次循環中，未能利用的生產設備

一九三四年第一季

## 資本主義各國的景氣

斯麥克特士爾著

「經濟」一九三四年七月號

張友漁譯

原文為蘇俄經濟學者，現任國民經濟學院教授斯麥克特士爾氏著，載本年五月十五日消息報，日人黑田辰男譯載於日文雜誌經濟本年七月號。本文係自日文轉譯。

(一)

斯塔林曾以他在第十七次全俄共產黨大會中的報告演說，做了對於資本主義各國之將來的發達之展望。從那個時候起，已經快過了四個月了。在這個時期中，關於一九三三年的資料，已全部擺出，而關於一九三四年第一季的豫測的報告，也被公表了。這些報告，完全地確証着斯塔林所曾做了的豫斷。景氣的曲綫，正在向上動着，這固是持着完全的明瞭性而表現了的事實，但這種動向，却也沒有具有着充分確實的基礎。呈現着了活氣的景氣，無疑地，在他前進的途中，碰着了巨大的溝和穴。景氣，是否越過這些溝和穴，而達於某一較高的處所？這還是一個疑問！

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生產之一般指數，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成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百）；或較

自然更多了。在那幾年中，就有大量工人長期失業，這次由於合理化進一步推行之結果，為數當然更多。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深刻化的影響將要在目前業經開始的新循環上打上一個比上次更要清晰的脚印。

（以下兩小段未譯）

一九三三年一月，增高了百分之二十。就各個國家而言，則生產指數的變動，有如下述：即在美國，則一九三三年二月的生產，比較一九三三年二月的生產，差不多超過百分之三十而近於一九三三年之三個月的平均水準；在英國，則生產增加，為百分之十六；在德國，則生產之增加，當一九三四年三月，竟達百分之二十七又小數九；在日本，則為百分之十四；在德國則為百分之三。

工業生產之增加原因，極不一致。發揮最重要的效用的，是由於各種國家的政府所做的各種工作，例如每月增加着的對於定購軍需品的事業之巨大的投資。所謂製鐵工業的工作強化了的事情，尤不能不歸於這種軍需品的定購。怎樣多的鐵，需用於軍需的目的，怎樣多的鐵，需用於「和平的建設」

，決定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極大部分的鐵，被用於軍事的目的，却是毫無可疑的。即在主要各國的人民，每一個人所平均分配的鐵之消費量，像下述那樣的比較。從這種比較中，能夠很容易地確証極大部分的鐵，被用於軍事的目的。

每一個人所平均分配的鐵之消費量，以啓羅克蘭姆表示，則爲：

|       | 德   | 英   | 法   | 美   |
|-------|-----|-----|-----|-----|
| 一九一三年 | 二二四 | 一六七 | 一四二 | 三七〇 |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九 | 二一一 | 二一三 | 四九九 |
| 一九三二年 | 五九  | 一二九 | 一二八 | 一一八 |
| 一九三三年 | 一〇四 | 一四九 | 一四三 | 一〇三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會比英法，消費了多量的鐵，但到大戰後，則英法在這一點上，追過了德國。這是依靠什麼，而被引起的事情呢？企業合理化和再組織的過程，在德國，也和英國同樣，強烈地，被實行着了。工業生產的總量，在德國，當一九二九年，殆已超越戰前的水準百分之十三；而一方面，英國，則這種工業生產的總量，還沒有達到了戰前的水準。雖然是這樣，但鐵之消費量，當一九二九年，在英國，比較大戰以前，增多百分之二十六，反之，在德國，則比較一九一三年，却減少了百分之十一；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能夠有效地解答這一問題的，僅有下述答案，即在德國的軍備，被限制着了；英、法二國，則熱心地繼續實行增加他們的軍備。因而德國在戰前所消費了的全部的鐵之百分之二十一左右，即德國國民每一個人所平均分配的四十啓羅克蘭姆之鐵，應該是被使用於軍事的目的的。到一九三三年，則鐵之消費量，在德國，每一個人爲四十

五啓羅克蘭姆，即增加了百分之十六。一般生產指數，不過增加了百分之十一，機械工業，差不多完全沒有擴張，生產手段之生產全體，只增高百分之二十二，因爲是這樣的情況，所以被增加了消費的鐵之主要的部分，很明顯地，是被使用於軍事的目的的。

然而把景氣的好轉，都特別歸於這個唯一的原因，還是不可可能的。在多少加強工業的活動上，國內的經濟的力量，也開始作用着了，像世人所周知，製鐵工業之好轉，特別是僅僅在國內市場，所發現了的。五大主要國之鐵製品的輸出，當一九三三年，僅在極少限度內，即不過增加了百分之一。在國內市場的好轉，可依下述事情而說明其原因。即一方面，由於獨占組織，能夠在市場上，把價格保持於高的水準；他方面，從外國輸入的原料之價格，却暴落了。例如西班牙鐵礦的價格，在這一恐慌期間，降落了百分之五十九。特別是角礦之價格，在德國的國內市場，降落了百分之二十二，而在世界市場，則當一九三二年，成爲一九二九年之百分之五十七，到一九三三年，不過增多了少許（百分之十六）。這樣，在國內市場，生產鐵製品的事情成爲有利，而輸出，則成爲損失了。

且因爲需要減少，（這是因國內市場之高的價格之結果），所以製鐵工業之總定貨率，當一九三二年，降落了其生產能力之百分之三十五。但在一方對於原料，他方對於製品的價格之這樣適宜的狀態，製鐵工業，只有至少百分之五十的總定貨額，便能獲得利潤。於是政府的定貨，是有助於製鐵工業的。製鐵工業，提高了總定貨率，達到這個水準，當本年二月，竟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且製鐵工業，依製鐵工業同盟的總支配人傅葉枯拉氏所言，則已成了有利可圖的東

西了。本年三月的生產，對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之五十八萬九千噸，同年十二月之七十三萬三千噸，很快地，增高到了九十二萬九千噸。這種企業之獲利的高下，是為輸入原料之極低廉的價格和製成品的價格之比較高的水準所決定的。像這樣，成為這種工業之若干的好轉之基礎的，是勞動工資之極端的降低和供給原料之經濟上微力的農業諸國之榨取的深刻化。而隨着經營之好轉，原料的價格，也逐漸高漲。在恐慌時代，所分裂了的這個領域之獨占的合同企業，急激地復活起來。橡皮生產者之國際的康迭爾，已被組織，各種金屬的價格，也被提高了。德國景氣研究所，認為平均看來德國製造品的價格，比較原料的價格，更加騰貴了。然而這不過對於消費手段，是正確的。對於生產手段的價格，至少，在根據公開資料的範圍內，到三月初為止，比較上年，寧不過僅停止着在比較低的水準。尤其重要的事情，是原料和製成品的價格之這樣的動向，僅在工業活動的強化之開始期，為一種特徵。後來，獨占的傾向，強化了的結果，價值的漲高，超過了製成品的價格之動向。在美國，這種事情，現在，既已能夠充分証明了。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原料，半製品和製成品，都各超過一九三三年二月的價格水準。即原料價格，超過百分之三十六；半製品價格，超過百分之三十三；製成品價格，超過百分之十七。在原料價格，高漲的最初時期，給與企業家們，以工業的好況到來而且正在到來着的印象，他們便急於原料和半製品之保存了。其結果，工業的活動，當然是加強了的。但實在也就是在這地方潛伏着了這種工業的破滅，新的活動之減退，新的恐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原料的高價等，把這種加工工業的工作，做成不能獲利的事情

了。新被組織了的獨占企業，急於提高原料和半製品的價格，自始，便把後來的發展，做成困難的事情了。

### (二)

使現代的景氣之狀態，成為不確定，不堅固的東西之極重要的一契機，為匯兌市場之安定。事實上，像美國那樣，曾使牠的匯兌行市，安定到舊平價的百分之五十九。但在這種匯兌行市形式的安定化之後，停止了金兌現，而金元的實際行市，不管羅斯福有什麼法令，依然為市場的狀態所左右着。在稍稍以前的時候，金元還保持着新平價以上的行市，而現金也還從別的國家向美國流入着。當四月末頃，金元行市，反對地，開始下落了。於是，當三月初，在柏林，對於每一金元，須支付二·五二五馬克，但至三月五日，則變成二·四九馬克了。當這時候，即在美國本國內，也開始發出了要求今後降低行市到百分之五十為止的呼聲。若這種事情，真要實現了的話，恐怕任何人，都不敢保證，他們的同行，不更要求降低行市罷。通貨膨脹，如轉丸於急坂，是一發而不可遏止的。尤其在美國，是感覺到財政狀態，非常、景氣的驚異的呼聲。

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恐怕是金元低落了約百分之四十一這件事，在行市不像這樣低落的其他各產業國，尤其在保持着舊平價的各國，要成了極不愉快的狀態吧？英國在對於美國的關係上，比較磅價低落以前，更處於一種比較壞的狀態了。從前，對於一磅，曾支付四·八七金元，而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則支付四·五五五金元。這是金元較英磅變成低廉，而高品之在英國購買，比較在美國購買，對於買主，成為有利了。事實上，到現在為止，這種事情，在市場上，還

僅能微弱地感覺到；但貨幣減價的影響，在輸出貿易上，漸漸表現着了。因此，英國暫時關於磅之安定化，並沒有加以考慮；自本年初頭起，磅的行市，甚而多少有些下落了。沒有磅的安定化，則和英磅有關係的其他極多數的各國家，也恐怕不能使自己的行市安定吧。而在不安定的行市，則所謂常態的工業之好況，是不能成其為問題的。

至於法國的法郎（又如瑞士的法郎，荷蘭的盾），則狀況更壞。這些國家，都準備着相當的準備金，而其行市，是安定着的。但問題，不僅在這一點。舊平價的維持，在這些國家，是意味着高物價水準之維持的；而這個便從這些國家輸出商品的事情，成為非常困難。事實上，這些國家，以低廉的價格，售賣着自己的商品。但這是一種姑息的方法，無論在任何場合，都是不能夠解決在世界市場上的這些國家之競爭能力的問題的。因而，例如德國景氣研究所，率直地陳述着以下的事情。即德國製鐵工業雖然有制定確固的價格，而在最近抬高了其價格之國際製鋼協定，但在世界市場上，仍沒有競爭能力。我們更願指出下述的事實，即維持着「金平價」的國家，並不是表示着，牠的工業之發達，而是像我們在對於法國的關係上，所已充分証明了的那樣的。從瑞士輸出加工製成品的事情，在一九三四年第一季，僅停留着了在一九三三年的水準上。所以在這些國家，圍繞着所謂應否維持現行的行市水準之問題，而實行着論爭，並不是可以驚異的事情。捷克斯拉夫，像世人所周知，會降低這種行市水準，因而多少改善了牠的經濟狀態。在別的各國，還成為在政治上，支配着的各集團之根據。把小儲蓄者層，置於考慮中的重要事情，是銀行資本對於這個的對抗。因為銀

行資本，是爲了這種貨幣的減價而招來了損失的。（對於商品資本的貨幣資本價值之減少，並貨幣資本的信用之減少）。銀行資本之典型的代表德國的夏夫特，不開商工業資本要得到在國內市場的自身之改善，怎樣地要求着馬克之下落，而他却用着所有方法，努力要阻止這種馬克之下落。

總之，行市安定化的問題，還是很不容易解決的。但在金和貨幣手段，已經用罄，而對於外國的原料，沒有什麼可以支付的任何東西之德國，則不得不有賴於原料輸入之限制並所謂戰時手段，即把原料尤其在軍需工業上所必要的原料之所有在庫品，置於考慮之中了的戰時手段。這樣的考慮，若沒有軍事的定貨，則不會創出好景氣。恐怕那反是在市場上喚起投機的狂熱罷！這種狂熱，恐怕沒有已經公然表現出來，但無疑地，恐怕要破壞今後有裨於工業的好況之所有基礎吧！

決定着現代世界景氣的狀態之極重要的契機，是依然繼續着，而且在最主要的各部門，更尖銳化着的農業恐慌。四月半，在羅馬，曾舉行國際小麥會議。依據在報紙上所曾揭載的貧弱的報道，則這一會議，對於輸入國，勸告他們，少用本國的小麥製造麵粉而許可外國的小麥大量輸入。但不知道在設定着高的製粉率之各國，即法，意，德等國，怎樣處理本國的小麥呢？這些國家，拿極低廉的價格，把這些小麥，投向世界的市場呢？還是像意國實行着的那樣，不要價錢，甚而不夠兩支，把本國的小麥，出賣呢？所謂對於輸出小麥，要制定確固的價格之會議的這一個提案，也恐怕不能給什麼影響於市場吧。怎麼說呢？因爲低落了價格，則小麥的輸出減少。從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到一九三三年一



月三十一日，在這六個月間的小麥輸出，在主要各國為八，四九〇萬金特爾，但在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度的同一時期，則為七，一八〇萬金特爾。所謂使滯貨小麥的大部分變質而做為家畜的飼料的第三種提案，也不是很好的提案在當做原料的小麥生產之世界，不也同樣是生產過剩，逞着橫暴的威勢嗎？無論如何，小麥的價格，在五月初，是下落到了打破紀錄的廉價的。一般地說來，農產物的世界市場，小麥的價格，還持着繼續低落的傾向。對於米，尤其黃油牛酪及其他畜產物的價格，也可以看到同樣的關係。可以一般地說的，是所謂農產物的大部分，在一九三四年，還是更加低廉的。滯貨完全是原來的樣子，甚或增加着了。

由於各國政府的種種對策手段，而物質的相互關係，被有利於農產物的那樣地，改善了。但就全體而言，這是極不足取的那樣的東西。例如在美國，物價，對於戰前購買力，在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二年，為百分之五十三，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便成了百分之六十了。在美國農民階級之間，繼續着的激動及將來之調整即要縮減產品的那種企圖，便從這裏發生着。對於小麥市場之將來的預測，也同樣沒有持着大的希望。依維馬農業研究所的計算，則小

麥的在庫品，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農產年度之終，僅很少地減少着，而超過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度之在庫品的二倍。

若在這些一切事情上，加上世界貿易之極微弱的發達，和資本輸出之差不多完全的停止，則所謂在農業國景氣似乎變好了的那種預測，恐怕很明顯地和在工業國，同樣，是沒有光彩的東西吧！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經濟，恐怕今後是永遠不能不和由於以本國的農產物之需要為目的之各工業國的「經濟鎖國」等那些手段，而被喚起的各種困難，搏戰的吧！在以前所制定了的各國間的勢力的分配，置基礎於工業出產品和農業出產品的交換之上。但現在，各工業國對於各農業國，封鎖着自己的市場。由於這類事情，農業國喪失了購買工業品的最後的可能性，而不能不自己生產在本國所必要而不可缺少的工業品。適合於為了輸出之生產的工業國之工業組織，變成多餘的東西了。因此被賦給了所謂「國內市場景氣」的特質之一時的景氣的好況，不能有所謂相當昂揚的事情。怎麼說呢？因為各工業國，似乎不能完全利用現有的組織和縱然在最少限度內，也不能擴張這種組織，而在被擴張了的基礎之上，移於固定資本之再生產了。

## 一九三四年第一季之歐美經濟

杜德隆譯

「本文原名一九三四年第一季概觀，載於哈佛經濟學會出版之經濟統計評論月刊上，著者為美人胡巴德與克隆。故於美事特詳而略於歐洲，其他各洲則未提隻字。譯者對於美國一節刪除甚多。」

美國

一九三四年第一季之商業有緩慢而微弱的進步，商品價

格亦略有提高。二月之進步最速，而三月則甚少變化。

一二兩月的工商業皆有進展，而三月中則略有徘徊。工

業顯然是擴展了。在業人數也增加了。從一九三三年三月至本年三月，工業指數增加百分之四六，在業指數增加百分之三五。工資額則增加百分之七五。後者增加之速度出乎需要之外，這完全是爲了符合復興局之要求。

自經濟復興以來，本季物價之增高爲最多。本季物價之提高已超過一九三三年之最高點。農產品價格繼上年下半年之低落形勢，在一二兩月內上升最多，三月中無什麼變化。商品之價格，其上升最多者還稱農產品。食品價格之上漲，其形勢亦相似，但三月續有上漲，稍稍不同。別種商品，於上年之三四兩季本來下落，於本季二月間略有上升，三月中又稍稍下落。原料價格一二兩月漲風甚熾，至三月則又稍稍下走了。半製造品前後皆無甚大變化，惟二月略略上升。完全工業品則本季之三個月中有稍稍向上之勢。就整個物價看來，三月平均較之二月爲高。

據勞動統計局的指數，食物之零售價格亦向上高漲，生活費自然也提高了。他們本季的數目字亦超過了去年之最高點。

本季之投機事業亦甚活躍，證券價格較之去冬爲高。股票續漲甚速。但首都證券市場則其沉寂。

#### 英國

英國工商業之進步仍在繼續着，雖然速率已經退減了。其速率不能增加的原因業已明顯了：第一由別的国家還未恢復，第二由擴張出口之失敗。供給國內市場的生產品繼續進步，失業工人的數量亦在繼續減少。

據倫敦劍橋經濟調查所的生產品指數看來，已從一九三三年末季之九七·四上升至一〇二·二（一九二四年爲一〇〇

）。這種增加之速度超過任何兩季間之增加速度。最高點在一九二九年末季爲一一四，最低點爲一九三二年第三季之七·八，三年間退落甚多，現在已將退落之數恢復百分之六十六。

工業品之出口較之前季無甚變化，然較之一九三三年之第一季則略高一點，全部出口貿易亦大致如此。入口貨之總價值略等一九三三年末季（一八四，〇〇〇，〇〇〇鎊對一八九，〇〇〇，〇〇〇鎊之比）。如果我們注意到季節之變化，就可看出他的進步；如與一九三三年第一季比較則有顯然的進展。入口貿易中最惹人注意者爲原料，他的價值是五七，七〇〇，〇〇〇鎊，上年末季爲五〇，九〇〇，〇〇〇鎊而上年第一季則只四二，三〇〇，〇〇〇鎊。變動不可謂不大了。當然，鎊價的變化對於這數目字不無影響。

鎊價降低了百分之六，商品價格提高了。據商業局統計，一二兩月的物價都上升了，而三月則減至六二·五鎊（一九二四年一〇〇），但仍高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之六一·九。二月中食物價格降低了，三月中原料亦降低了，生活費的變動則甚少。

第一季的財政狀況亦甚好。債券價格續有上昇，（當然此中亦不無曲折）。又據倫敦劍橋經濟調查所的統計，三月底的工業指數爲一二三（一九二四一〇〇）；過去之最高紀錄爲一九二九年第一季之一四九。股票價格亦續漲不少，上年十二月底爲一二八·五（一九二四一〇〇），今年三月底則漲至一三〇·七。新投資則甚少，不論較之上季或上年第一季均不如。貨幣市場亦無甚變化。

在會計年之末尾，即三月底，即看出英國政府之收入遠



過支出。此項剩餘如能維持，則本年或可進行減稅，果能如此，則此後實業之繼續發達當在預料中也。

法國

本年第一季之法國數目字表示了法國實業之前途暗淡。七月以來，股票價格繼續下降，在不景氣中達到了空前的低落，與此下降相伴的還有貨幣市場之困難狀況。先從外部貨幣市場開始了貨幣價格提高，二月中影響了法蘭西銀行。工業生產力降低了。股票跌落了而貨幣價格却提高了，這些情形之湊合實可預告不景氣之繼續。在目前，商業雖然有些進步，但無論如何是趕不上一九三三年夏季之興隆了，他將轉而下落。

法國於本年第二季遇到政治不安，預算差額，美金跌價種種問題。前總統杜美格國民混合內閣之組織即表示了本年

# 日本的低廉工資

(上)

温健公譯

## 關聯於「社會傾銷」

平野義太郎著，日本「中央公論」本年七月號

### 前言

「社會傾銷」問題使我們必需重新有機地合法地認識日本勞動者的低廉工資之根據，勤勞大眾消費水準的低下，和日本資本主義機構之必然的關聯。

全國產業團體聯合會及其代辯者們代表着資本家方面說

政治局勢之不妙。三月一日預算之所以能立足，全由於政府之大批的裁員與減薪。

本季之工業生產顯然降低了。上年九月至十二月，法國的工業由一〇〇降到一〇六了（一九一三—一〇〇）；一二兩月當能維持原狀，三月則繼續降一點而成一〇五了。對外貿易亦下落了。一二兩月失業增加，三月中略有減少。

法國物價逐漸下落，原料與食物亦然。據統計叢刊，四十五種貨物的批發價格從十二月的三八九（一九一四—一〇〇）落到三月的三八〇。食品由四一五落至四一〇，工業原料由三六七落至三五五。如果想到那政治的糾紛，則本季之物價跌落實在不稱過多，雖然它已落到不景氣時最低點之下。

：工資水準的低下，雖是事實；但這是因為小經營的農民生產力之低微和人口過剩的結果等；同時，工資的低廉並不一定定是勞動條件的惡劣；因為日本勞動者「比歐美勞動者更輕視物質，更重精神」『全般地說來，比歐美勞動者的生活簡

單得多」，所以，「實質上，生活標準並不比歐美勞動者爲壞」；日本勞動者喜歡「醬湯和鹹菜」比喜歡「牛油和奶酪」更厲害，因此，問題「並不是生活程度的高低問題而是根據歷史傳統的趣味問題。」（全國產業團體聯合會經濟界雜誌，本年五月號一四頁；高橋龜吉氏我國勞動狀態及規定此勞動狀態之特殊事情，社會政策時報本年五月號六八頁等等，此種論調不勝枚舉）。如果是這樣，那末，消費水準極端低下的中國勞動者，苦力，住在澳洲黑人的避風雨處似的房子裏的中國鑛山工人，住在「草棚」「船蓬」裏的中國碼頭工人的生活也可以說是「簡易生活」而且「更重精神」「實質上並不比歐美勞動者的生活壞了」。（註）

【註】「中國勤勞大衆的消費水準極度的低……而這些（低）工資是在可以體罰工人，在法律上，把工人視爲「奴隸」那種勞動規律之下，在最苛刻最殘酷的勞動條件之下獲得的。……住在木片和泥土黏合起來的房子——與其說是房子，不如說是澳洲黑人或布斯曼人的避風雨處似的房子裏。」（K.A. Wittfogel: 『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日譯本下卷二四六頁一九三四年版）

漂浮在上海附近的『小河上的中國貧民的空船生活……屋頂只能勉強避雨露……一口鐵鍋用以燒飯，煮菜，燒開水。』（入澤達吉氏編『中國叢話』『胼手胝足的中國漁婦農婦』項下一三六頁一九三三年版）

這也是『簡易生活』『趣味生活』嗎？使中國大衆陷於貧困的是社會的階級關係。因此，只有分析其社會

的階級關係才能闡明苦力的低廉工資的性質與根據。

不過，資本家方面既然自誇由合理化以增進勞動能率，承認由減少工資以降低生產費，主張因爲日本農民小規模經營之生產力的低微，以家內工業和中小工業之存在，人口過剩等等爲論據；因此，只有闡明這一切和日本資本主義機構之全生產關係的關聯以後才能充分回答這些問題。因此，以「社會傾銷」論爲機緣的日本勞動者的低廉工資的性質，劣惡的勞動條件勞動形態等等也只有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基礎機構的規定本身的關聯上才能確實地把握。

現在，讓我們在和日本主義的機構本身的關聯上闡明日本低廉工資的性質和其社會的形態吧。這樣一來，我們可以證明，這個低廉工資的問題並不光是分量的高低問題，也並不是只和「社會傾銷」有關係的問題，而是具有日本工銀勞動之範疇性質——殖民地的工錢，半農奴的勞動條件和恐慌過程中因資本主義合理化向增進勞動強度的結合——銷磨肉體的本質的一種表現。（註）

【註】和根據滙兌傾銷——因由通貨膨脹，名目上提高勞動力量以外的商品價格，而勞動力的價格反爲降低到牠的價值以下去，所以，滙兌傾銷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傾銷」——與「社會傾銷」（直接降低勞動條件，在勞動力的價值以下購買勞動力量所進行的傾銷）去檢討日本商品之廉價性質（河本氏廉價商品之進出讀書雜誌本年六月號）並排着，本篇的目的並不是研究「社會傾銷」本身，而是在和目前日本資本主義之基礎規定的關聯上，（暫時乃從現今的恐慌中農業恐慌的性質本身之分析開

始)，闡明使勞動力在其價值以下出賣的各種條件或低廉工資的基礎本身。因此，全國產業團體聯合會等資  
 本家方面所說的話，由他們自己所說的話與所提供的資  
 料便可以反駁他們自己了。

一、印度的工資和資本主義合理化之能率  
 增進的結合

資本制度的內在法則，原來是基於剩餘價值生產的積蓄  
 法則，因此，生產剩餘價值的一切方法，同時是積蓄方法。  
 而積蓄的擴大又是使生產剩餘價值的一切方法發展的手段。

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甲)勞動日之外延的延長，即  
 勞動時間之延長，(乙)勞動日之內包的延長，即勞動能率  
 的增進。資本之內在的基本要求是除勞動日之外延的延長外  
 更加上因技術與機械組織之增進而增大生產性，即把相對剩  
 餘價值率之增大和絕對剩餘價值率之增大最大地結合起來  
 ，使剩餘價值的生產累增至最高限度。無論是(甲)或(乙)

第一表 比印度更低的工資

|        | 工資    | 石炭費  | 工具費  | 包裝費  | 雜費   | 利息   | 合計    |
|--------|-------|------|------|------|------|------|-------|
| 日本的生產費 | 一三五·五 | 五〇·七 | 六五·五 | 一七·一 | 四五·二 | 五〇·〇 | 三〇六·四 |
| 印度的生產費 | 一五一·九 | 八六·七 | 九一·一 | 四〇·三 | 四四·三 | 四五·五 | 四五八·七 |

備考：明治二十四年度每百斤棉紗的生產費。請參照免除棉花輸入棉紗輸出稅請願理由書七頁，和山田盛太郎氏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二四頁。

），縱令勞動力是照牠的價值販賣的，然而，和外延的與內  
 包的剩餘勞動部分之增大比例着，剩餘價值的生產也增大；  
 如果勞動力是在其價值以下支付的，那末，由於剩餘價值量  
 之異常的增大，資本的積蓄可以累增，在資本主義的一般危  
 機之下的恐慌時期可以確保恢復利潤量的減退。現在，勞動  
 力是在怎樣的社會條件之下降低到價值以下的呢？資本制度  
 之利用半農奴的勞動條件，家庭勞動之分割價值，對資本主  
 義合理化之勞動力再生產費之無補償是我們在下面要說的，  
 而我們先從指出日本資本主義中其現着而且是其顯著特徵之  
 一的外延與內包之剩餘價值生產的極限的結合這點開始。

因其最典型的是日本紡織業，所以先從紡織業說起。  
 日本紡織業所以能夠飛躍發展的最深的基礎是基於半農  
 奴的小農之窮困的低廉勞動力，這在後面再說；下表說明日  
 本的工資，不獨在日本紡織業的初期，而且在全時期都較印  
 度這種殖民地的工資更低；同時，不獨說明一單位生產物所  
 含的工資部分比印度的低，而且說明日本紡織業勞動的本質

紡織業工銀的這種基礎性質，不光是使當時（明治二十四年）的幼稚資本獲得莫大的利潤，使其能夠積蓄；而且，這比殖民地更低的工銀正是規定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全期的工銀的基礎形態。歐洲大戰後，日本的勞動能率幾乎和有完備的機械設備的英國差不多了，然而，日本的工銀依然和印度的工銀差不多，這裏，便潛藏着日本紡織資本家獲得異常的利潤的基礎。

下面的第二表中，英國，印度和日本（1）的比較，已

第二表 日印英的工資在生產費中所佔的百分率比較表

|                 | 生產費 | 工資   | 工資中的膳費<br>補助費及招募費 | 燃料動力費，用品費，<br>修繕費及其他 |
|-----------------|-----|------|-------------------|----------------------|
| 英國              | 一〇〇 | 六七·九 | 三三·一              |                      |
| 印度              | 一〇〇 | 四八·七 | 五一·三              |                      |
| 日本(1)           | 一〇〇 | 四〇·三 | 五九·七              |                      |
| 日本(2)昭和<br>四年下期 | 一〇〇 | 四三·〇 | (更包含銷耗費)<br>五七·〇  |                      |
| 日本(3)昭和<br>六年下期 | 一〇〇 | 三三·〇 | 六七·〇              |                      |

備考：一，英國的是二十八支紗。一九一二年。和日本的一樣，在工資中包含事務員的薪金。燃料動力費等以外的「其他」項中有保險費等。印度的是二十四半支紗。一九二七年。在「其他」項中，除上述的項目外，并有「利息」。日本的是一四·七五支紗。一九一九年，在「其他」項裏，有「利息」「包裝費」「運費」等。英國的載於美國所調查的 Cotton manufacture 中；日本的載於美國所調查的 The Japanese Cotton Ind-

經可以充分看出工銀在生產費中所佔的比率，無論在戰後或在昭和期的合理化以前，日本的工資都比印度的低。又第二表的日本(2)(3)說明昭和六年和四年的日本紡織業和昭和四年的對比起來，怎樣縮減了生產費中的重要部分——工資。如果作生產機關——紡錘，棉花原料等等——的資本部分是一定的，那末，很明顯的，工資在生產費中所佔的比率小，就是決定利潤率和利潤量之增大的。

ustry and Trade 1921中，和印度的一樣都是從渡邊良吉氏日印棉業論（一九三一年版）附錄中所引用的轉載過來。

二，上面日本(1)的原表中的「膳費補助和賞與」是「一〇·八」；這是包含所謂福利設施費的。根據「膳宿費」和福利設施費的比例是一比〇·三四（名古屋高等商業學校產業調查報告第八輯日本紡織業經營調查書三所載第十三表四六頁）把上表中「膳費補助」

換算爲「七·一」，加上招募費二%而成「九·一」。此外，要注意的是：表中的「生產費」中，原料費並未算在內。

表中的日本(1)印度和英國的棉紗，雖然支數大小不同，工資以外的生產費各項有多少差異，調查的年度並不一致，然而，可以比較工資部分在原料費以外的生產費中究竟佔有多少。同時，更要注意，日本(1)是戰後一九一九年的，連工資已經增加了的時候，亦還是這樣的比率。英，印，日(1)都未包含銷耗費。

三、先比較日本(1)和英，印。然後比較日本(2)(3)。表示出昭和四年下期對昭和四年下，是怎樣減縮着工資。這是支數相同，每捆二十支。而且，在上表中，工資中也包含職員薪金和其他人件費。根據東洋經濟新報第一四九七號(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四月)

由這第二表便已經說明日本(1)和英印的比較中，日本紡織勞動者的工資在生產費之中所占的比率比印度的低多少。(連膳費，宿費，招募費也算在內)。同時，在日本(2)和(3)的比較中，說明同一支數，同一生產費項目的昭和六年下期的工資部分比昭和四年下期的減縮了多少。連資本家本身也說「殺人的低廉生產費」是「減低工資之絕對額的最大原因」。(上述東洋經濟新報所載)。勞動日之外延的延長(不顧國際條約的勞動時間之延長，工場法所定的勞動時間之超過)；勞動力之大量的密集的共同勞動；由交替制延長勞動行程之總持續期間；(昭和四年更有童工女工之深夜作業；在價值之下購買勞動力貧農家族，特別是未婚少女之普羅勒達里亞)；和在「加特爾」化，獨占資本化，高度資本

制工場組織下的紡織產業中，資本主義合理化之提高勞動能率結合起來，是戰後日本紡織業增進剩餘價值的基本要素。(註)

【註】在此，要說一說利用機械組織的能率增進和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之再生產費的關係，特別是要說一說戰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因爲，戰前的合理化和戰後的合理化有很顯著的不同特徵。合理化是增進勞動能率，增進勞動強度，盡可能地使勞動力緊張的，所以必然會增加更多量消耗的勞動力的再生產費。由於勞動生產性的增加，自價值方面看來，工資是低落了，然而自使用價值看來，牠是增加了。——而戰後(一般危機開始以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性質，是一方面提高勞動能率；他方面完全拒絕對勞動力的再生產費的補償，而且甚或更減少工錢！因此，這時期的合理化的一般特徵是一方面，提高勞動強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勞動力，用更少的勞動者生產同量的東西或更多的東西，提高勞動的生產率，同時，他方面不獨不增加已提高的勞動力的再生產費，而且減實質工錢！資本家想由此以脫出危機，恢復和確保利潤。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恐慌中，特別是日本的合理化，這種現象更顯著。此外，日本資本家的合理化，着重在勞動統制、工資支付制，作業集約化上，而不着重在工場全體設備之組織的改善上，這種特徵，略而不提。

2. 下面的表，證明日本資本主義合理化之增進勞動強度和一九三〇年以來的克服恐慌方策，在日本紡織業上怎樣結合勞動能率的增進和延長勞動時間與低廉工錢。下面的表是精

紡四十撚線的棉紗所需要工銀比較表，充分說明日本紡織勞動者的殖民地工資怎樣和資本家的合理化之加強勞動的集約性相結合。

這，正是「社會傾銷」的基礎勞動形態。而這正是說明富士紡織公司的常務理事誇耀無論在能率方面或在生產方面

第三表 各國精紡至四十支紗的工資比較表

| 國家 | 每人每週工資 | 每千錘的人數 | 每千錘每週的生產量 | 每捆中的工資 | 以日本為一百的比較率 |
|----|--------|--------|-----------|--------|------------|
| 英國 | 一八·〇元  | 四·〇人   | 二·三捆      | 三一·四元  | 二三八        |
| 印度 | 五·五    | 一五·〇   | 二·四       | 三四·四   | 二六〇        |
| 中國 | 三·七    | 八·九    | 二·八       | 一一·八   | 八九         |
| 日本 | 五·八    | 六·一    | 二·七       | 一三·二   | 一〇〇        |

（富士紡織公司常務理事鹿村美久氏關於日本棉業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在三菱公司總行禮堂的演講，演講辭第二百十八輯一六頁）

備考：一，各國都是紡四十支紗和用「靈格」機。中國紡織是「以日本人在上海的紡織業，即以使用中國人的日本紡織業為標準。」

二，勞動時間，英國是八小時，單班制；日本公稱八時半，中國十一小時，印度十小時，都是二交替制。（鹿村氏上述演講一七頁）

富士紡織公司的常務理事所計算的這個比較表本身便說明着下面這些事實：日本勞動者的勞動能率，如每千錘六·一人與英國的每千錘四人比較起來，雖然稍遜一籌，然而和印度的每千錘十五人比較起來，高出差不多兩倍半。而且，

都「不遜於各國（特別是英國）」，而「在織紡費中的一半是職工的薪金……這龐大的職工薪金中，比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減低了一半以上……這是非常有力的。」這些話的表（參照第二表的日本（3）項）

每千錘每週的產量比英國的多〇·四捆；比印度的多〇·三捆。可是每人每週的工錢却祇有英國的工人的三分之一，和勞動能率低二倍半的印度工人得到的差不多。殖民地的低工錢和高度化的資本制工場生產能率之最高限的結合，正是使日本的每捆綿紗中的工錢和英國的二三八，印度的二六〇比起來低下一〇〇去的基礎。

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能率與勞動強度之增進，自昭和四年至五年（一九二九—三〇年）的所謂合理化以來，採用「初紡」「中紡」「練紡」三種粗紡工程中，將後二工程之一種省去的Higrafit System 和合併前二工程的粗紡Simplex 同時，紡錘的運轉速度從九千四百次增加在一萬三四千次以上。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恐慌以來，紡錘雖然是增加了，然而工人的數目反為減少了。因此，一位紡織工人所管

理的鍾數增加了，即每千鍾所用的織工減少了。而且明白地爲棉花消費量和棉紗生產額的增加（要計算到粗紗的減少和細紗的增大，）的各種統計數字所証明着。因爲這是大日本紡織聯合會本身的數字（經濟界雜誌五月號二二頁）表示出來，而且是大家知道的事實，所以不再舉出各種數字來了。

這裏，我們必需把許多中小工業經營的棉織工場中的勞動強化和「加特爾」化獨占產業化的棉織業生產過程的合理化與勞動強度之增進一塊指出來。（註）因爲勞動之強化不

第四表：一棉織機廠的構成（每位工人管理的織機數之增加，昭和三年——七年）

|             |             |      |
|-------------|-------------|------|
| 每一機織廠的平均織機數 |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 | 五·一架 |
| 每一織機廠的平均職工數 |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 | 五·七架 |
|             |             | 三·八人 |
|             |             | 三·五人 |

根據商工省棉織物與絲織物年表昭和八年度（昭和九年版）和昭和五年商工省的統計表。

加之，勞動時間，以紡織工場之兩交替制的八時半爲例外；其他紡織，製絲，織物，染色，加工業，連殘業不算，通都是十小時或十一小時。因此，如果我們注意到這勞動時間和歐洲八小時勞動時間的很大的差異，那末，我們知道，日本工人的工資水準更低下得多。（關於紡織業請參照上述的第三表英國的八小時單班制與日本的八時半的交替制。）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末以來，特別是一九三三年末的一般工場的勞動時間之延長，日本銀行和內閣統計局的各種數字已經報告着，這裏，讓我們引用社會局監督課長，這次出席國際勞動會議的政府代表，在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

光是大工業的現象，而是中小工場全體的一般現象。

【註】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全國紡織廠平均每廠職工數爲三·八人，織機五·一架；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職工數減爲三·五人，織機數增爲五·七架。這第四表是在包含這些中小工場的全國規模上，表示不獨在棉織工業方面，而且在絲織工業和其他一般中小工場方面，勞動強化這種現象的指標。

十一月所說的下面的話來做我們的確証吧。

「我國的勞動時間以紡織工廠之二交替制的八時半爲例外，其他的普通都是九時間前後，遇必要時，得隨時操作殘業。在晝夜繼續作業方面，現在尙多十二時間的二交替作業，以女工爲主的製絲織物及染色加工，化學工場中以十時間或十一時間爲原則的亦不少。概言之，平均勞動時間雖然困難，但普通爲十時間，最近在繁忙的軍事工業中有不少爲十二時間至十五時間者」（社會局監督課長北岡壽逸氏「當作經濟政策的縮短勞動時間和提高工錢社會政策時報昭和八年十一月號九六頁」作克服恐慌的「方策」的「合理化」，滿洲事變的影響，勞動時間的延長，最大限度地利用保護職工這一切，在昭和七年度（一九三二年度），內務省社會局的工場監督年報便

已像下面那樣說過。而造船，機械器具製造業，化學工業，纖維染色工業中的勞動時間之延長，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比昭和七年更要厲害。

「一般工業界向在去年繼續至現在的世界不況中。工業家均以縮小事業和經營之合理化為恐慌的「打開策」，而因滿洲事變與上海事變之勃發，造船機械器具製造工場均呈好況……接着，復因對外匯價之影響，染織工場橡膠工場及其他雜貨製品工場均呈好況……有延長就業時間之傾向，保護職工之就業時間，在造船，機械，器具之軍需工場與化學工場等等，隨着成年男工之延長時間，對保護職工亦有使之工作最大限的法定時間，漸次增加之傾向。」（工場監督年報第十七次，昭和七年度，第六七頁。）

第五表：每小時的工資之減少，特別在紡織業方面。

| （昭和四年——七年即一九二九年——三二年） |               | （昭和四年——七年即一九二九年——三二年） |        |
|-----------------------|---------------|-----------------------|--------|
| 全勞動時間                 | 工資總額          | 元                     | 每小時的工資 |
| 昭和四年 全國全產業            | 五，三六一，九一三，八一八 | 七五四，三九九，〇五三           | 一・四角   |
| （一九二九年） 紡織業           | 二，九九五，二五一，七二四 | 二九四，五二四，三三八           | 一・〇    |
| 昭和七年 全國全產業            | 四，七九五，一四九，六〇六 | 五六六，九〇八，八〇六           | 一・二    |
| （一九三二年） 紡織業           | 二，四六六，〇五二，二三一 | 一八四，三〇五，八八〇           | ・七     |

備考：紡織業中，昭和四年製絲工為八分，棉紗紡織工為一角二分，昭和七年低跌至製絲工五分，棉紗紡織工九分。根據昭和四年度和七年度之商工省工場統計

大工場之大批裁員，中小工場之關閉，因之大批的失業，製絲工場之欠薪，在合理化過程中單純勞動力之驅逐熱練勞動力，The System 等等我們暫且不提，一般在業工人的實收工資，實質工資究竟是怎樣呢。

在在業工人之勞動強化與延長勞動時間之下，因為降低在業工人之工資，實收工資之低下，由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全國產業平均每小時一角四分，在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降至每小時一角二分。紡織，製絲，織布等紡織業的實收工資更慘落得厲害，從昭和四年每小時一角降至每小時七分，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整年都有降低實收工資的傾向。現在，將全產業平均和紡織業一小時的工資之減少表示如下：

表。  
【註】本表，次表和本文所以以昭和四年為基準是因為想證明資本主義一般危機下的世界恐慌對工資反動有什



響，而且因為昭和四年是在昭和五年的金解禁以前。這用不着再特別說明。

實收工資指數之低下的傾向是一切產業所共同的現象。昭和八年度因軍需膨脹與軍事預算的結果，曾上昇一點的一般金屬機械器具工業也祇較昭和七年度的上昇四・二，（大正十年至十二年三年的平均工資為一〇〇，昭和八年的為九二，昭和七年的為八七・八）還沒有達到昭和四年的一〇二・二，和昭和五年的九六。（昭和八年度，商工省製工銀統計表昭和九年三月版二頁）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金再禁止以來，已騰貴的零賣物價指數和實收工資之低下同時減低着實質工資。實質工資之低下不獨降低金屬，機械器具，化學工業工人的生活狀態，而且降低一切產業工人的生活狀態，這是大家知道的，用不着再特別舉出數字來。在實收工資特別減少的職業裏，這實質工資的降低也特別顯著。第六表充分說明勞動時間雖然延長了，然而因為減少工資，製絲女工和棉紗紡織女工之已減少的實收工資指數和昭和八年度的零賣貨價指數之上騰怎樣使實質工資顯著減少。

第六表：製絲女工與棉紗紡織女工的實質工資之減少——實收工資指數之低下（昭和四年昭和八年）（以昭和四年為一〇〇）

| 實收工資指數 | 昭和四年    | 昭和七年    | 昭和八年    |
|--------|---------|---------|---------|
|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製絲女工   | 一〇〇     | 七二・〇    | 七三・〇    |
| 棉紗紡織女工 | 一〇〇     | 六七・六    | 六三・九    |
| 零賣物價指數 | 一〇〇     | 七九・七    | 八七・一    |

備考：一，工資指數是從商工省全國十三都市的調查。以大正十年至十二年平均工資為基準的昭和八年工資指數的推移，昭和八年度工資統計表（昭和九年版）二頁換算來的。

二，零賣物價指數是根據全國十三都市商工會議所

調查以昭和四年十二月的價格為基準的昭和八年零賣物價指數，昭和八年度物價統計表（商工省昭和九年版）七七頁。物品種類是食料品，衣料品，日用品，燃料等五種。

（上篇完，全篇未完）

# 羅斯福的一年與 N.R.A. (註一)

A.C.Pose 著

千家駒譯

在今年的三月，羅斯福慶祝他統治的週年及 N.R.A. 的三季紀念。這在美國資本主義史上誠然是資產階級集中了最大的權力，以最殘酷的方法來打擊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狀況與生活條件，並且大規模地準備大戰與法西斯化的——一個時期。

物價急速地高漲，工資則依舊跌落，失業人數還是那樣龐大，合理化與公司聯合會（按為資本公司所操縱的勞資協作團體——譯者）却比任何時期都發展得快。利潤是提高了，政府之被獨占資本主義所托辣斯化與直接統治的形勢愈益變得明顯。工人們以罷工的巨潮來反抗這種統治，例如去年夏天他們以此來回答 N.R.A.，但政府則用法西斯手段——無論為合法的或暴力的——來鎮壓這種罷工。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羅斯福總統實行 N.R.A. 以及其他獨裁權力後所發生經濟的結果吧。在實行 N.R.A. 後的八個月，即今年的二月，工廠工人的工資約比一九三一年減低百分之二十，雖然工業生產還是維持着同一的水準，雇用工人則比一九三一年數字略為減少：

|                |      |      |
|----------------|------|------|
| 工業生產額          | 工廠工人 | 發薪紀錄 |
| (以一九三二—五年為一〇〇) |      |      |
| 一九二九年(平均數)     | 一一九  | 一〇一  |
| 一九三一年(平均數)     | 八一   | 七四   |
| 一九三二年二月        | 六九   | 六七   |
| 一九三三年二月        | 六三   | 五九   |

一九三四年二月

八一

七二

五三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聯合報)

美國勞動組合(A.F.L.)的主席格里(William Green)，他是 N.R.A. 最熱誠的擁護者，曾說今年一月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較一九三三年四月增高百分之七·五，但在同一時期內食物價格却增加了百分之一六·七；衣服與用具却增加了百分之二七·五。格里于是不得不說：「……因物價的上漲，我們不得不希望他們的生活水準再降低一點，除非 N.R.A. 的綱領能使他們的工資增高了。」但由上面的數字看，後一句話顯然是一個無恥的說謊，因為上列數字已充分證明在這新計劃的全時期，實質工資是堅決地下降的。

N.R.A. 消費者諮詢局說：「今春有許多新物價還可繼續希望騰貴。」在二月食物價格已比一年以前高了百分之二十了。按照零售商的數字，工人們要比前一年少買百分之七（在數量上）的食物和衣服，雖然僱用工人是有虛誇的增加。金業交易之增加完全是由于通貨膨脹的結果。（百貨店的出售較前一年多百分之十六，但價格則騰貴百分之二十五）

消費者諮詢局也要承認工資與工作並沒有增加，「復興條例所需要的工資與作工人數之增加大部分在于過去。」

上議院議員華格納(Senator Wagner)，國家勞動局的領袖，也說：「全部工銀階級真正收入的增加，與其說是改進個別工人的生活，毋寧說是再雇傭的結果。（這是指目前

已經終止從前曾經僱用過四百萬工人之民用建築辦事處之「賤濟」工作而言。個別工人在全時間內所得的工銀遠較去年三月為低。」

不過大公司却飽受利潤。鋸木廠的物價較工資之增加多了二倍，製紙廠多了二倍半，火油公司多了六倍……。國立市銀行報告一九三三年八百一十家的產業與營業公司的利潤為四萬四千萬元，而這許多公司在一九三二年却虧空四千六百萬元；同時去年的實質工資反降落了百分之十一。

所以這很可憐的經濟上的改善究竟是為着誰的利益呢？由于物價提高的結果，利潤是增加了，合理化也急速進行；而工人生活條件却日趨惡劣。甚至銀行公會在他們的機關雜誌上也不能不承認「在業工人，販賣以及其他項目之進步不是真實的而是表面的。工人人數之增雇並不由于工作總時間的增加，而是工作時間縮短的結果。他又進而說流通的貨物數量比前一年為減少，甚至在重工業中，整個地看來：『也表示不出什麼進步，而反顯有衰落的趨勢。』」

羅斯福是被視為勞動之大佈施者，他的 N.R.A 是當為新自由憲章看的，特別是在 S.P. 及美國勞動同盟人們的眼中。華德曼，紐約邦 S.P. 的領袖常聽到有人批評 N.R.A 時，以 S.P. 及其所統治下的聯合會的名義告訴詹森將軍說：『我們覺得 N.R.A 是顯著的一着進步，我們必須以至誠把他視為社會立法之一重要部分。』格裡也說：『那些找 N.R.A 的錯處的人，我真沒有這種耐性去聽。』

但 N.R.A 自己的黨魁及機關報却互相把 N.R.A 之奴隸性質洩露出來了。紐約報說所謂勞動保障之大部分都是在 N.R.A 立法中除外的。自 N.R.A 實行後，百分之八十五的

鋼鐵工人組織于被資方操縱的公司聯合會之下。公司聯合會的會員自三百萬增至五百萬。N.R.A 的主要目的，除增加利潤與促進獨占化外，主要的就是要打擊工人戰鬥的聯合會，破壞罷工，以及打擊工人組織的企圖。如華格納，格裡以及其他其他的勞動領袖們都竭盡全力以防止三萬自動機工人之預定的罷工。工人們為着對付 N.R.A，在三月十號一天的『每日工人報』(Daily Worker) 中就有下列的罷工記載：七千賓夕法尼亞煤礦工人(後被美國勞動聯合會所命令復工)，四千西維尼基的鋁礦工人(米蘭工廠)，六千支加哥牛乳司機者，四千五百紐約街車女司機，五千威斯康勝自動機工人，五千密爾窩基公共事業工人，九百康涅狄格織工，巴爾特摩爾五個船的水手等等。此外還有五千克利夫蘭自動機工人，三萬七千底特律自動機工人，二萬阿拉巴碼礦工(內一萬四千工人已罷工)都投了罷工的票。這些都是工人們對於 N.R.A 的反抗運動，而 N.R.A 視鎮壓此種罷工為其主要任務之一。

最後，我們可以把 N.R.A 對於美國工人及資本家的影響總括起來說：工資減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四十，獨占資本家，其人數僅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由于羅斯福巨額津貼金(他提出了十萬萬元以上為銀行，保險公司，鐵路之津貼)之賜，他們在全國財富之分配上自百分之五十九增至百分之八十三。自恐慌襲擊以來，因 N.R.A 之實行，而財富之集中更為急遽的進行。紐約時報出版的金融週報『紀事雜誌』上說：『金融資本之總體由新統治(指 N.R.A)之結果實質上獲得利益——自由競爭的消滅，私立銀行與政府金融機關之密切的結合，統治之增進——這些都是增進金融資本

主義將來力量的因素。」

註一：N. R. A. 為產業復興局之縮寫。

## 資本主義末期的英國財政

崔敬伯譯

最近英國政治經濟方面較重大的事件，當推現財長張伯倫 (N. Chamberlain) 第三次提出的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預算案。此案發表後，各方觀察，頗不一致。茲據英京最著權威的新政治家與國民周刊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第七卷第一六五號所載，在 "RICH MAN, POOR MAN" 的標題之下，頗能分析入微，使吾人瞭然於資本制財政，已到圖窮匕見之時，雖以英帝國之老資格，猶不得不犧牲其數十年來，推進「直接稅制」，擴張「社會支出」，利用財政的手段，以貫徹「國民所得的再分配」的傳統政策。結果在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預算裏邊，雖能表示盈餘，但是這種盈餘，用什麼方法得來？向什麼地方用去？又須加以批判的解析。茲篇所述，頗得要領，爰為介紹，以餉國人。

一九三四年，六月，譯者。

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英國預算，表示着二千九百萬鎊的盈餘，自然引起如何處分的問題。據財長張伯倫的主張，要以二千零五十萬鎊，減輕所得稅納稅人的負擔。英國所得稅的標準稅率，原為每鎊五先令，減去六辨士後，為四先令六辨士。在此次新預算中，可以說是特出的規定，此外均屬餘事。至於失業救濟的標準率，固然也回復到一九三一年以前的水準，但是此項用款的大部來源，實取給於失業保險基金，其仰給於財部之盈餘者，只有短期救濟費，其數不過三百六十萬鎊。此外若文官薪俸，教師薪金，以及其他公務員之薪工，在一九三一年，曾被削減的，則回復其百分之五十。所得稅雖回復到恐慌開始以前的水準，而小額納稅人，反不能享受此惠。最後，則有汽車可開的人，可以少納汽車

的馬力稅，減少原稅額百分之二十五，使有錢的車主，省下一筆開支。果然在消息發表的第二天，所有汽車製造廠，及汽車零件製造廠的股票，行市便飛漲起來。

張伯倫的預算，所表示的特點，據他自己聲稱，是企業活動復興與很清楚的表現。實在的講，在此次預算裏面，其因企業較前活動所能增加的盈餘，張氏並沒有盡量地算進去。所以預算案所列兩千九百萬鎊的盈餘，較之實際所能希望之數，確屬估計過低。所以我們很要問，張氏提出他的收入預計，為什麼這樣持重？這裏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一般對於回復減債基金全額的提議，多持反對的態度，所以要另找一條道路，構成巨額的收入盈餘，等到年度終了，便可以自動的用諸減債，不僅可以得到同一的效果，且可為來年度的

豫算案，製造順利的空氣。

第二個解釋，便是：張氏預計在本年度裏，要預備着應付預算所未列入的追加支出。如果這是實在，那末在張氏的心目中，所要準備的，不見得是償還對美戰債，而是預備着在裁軍會議最終失敗以後，所要支出的額外軍事費。這兩種解釋，大致都差不多，無論如何，張氏要把預算上的盈餘算低些，和上年度的作法一樣。

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張伯倫把預算上的盈餘，照提出的數目多出來，那末，對於一九三一年所削減過的薪工，一定有人要求他，將全額回復，勢必難於拒絕。回復半額，已費七百六十萬鎊，回復全額，豈不更要加倍。但是我們感覺，縱然將所得稅減輕，此事仍然可以無疑問地作到。然而張伯倫的打算，總要將那一半的回復，保留到下一年，則在來年度提出預算的時節，便可擋住其他的要求。如果在一九三五年，花言巧語地，將那一半的回復允許了，他便可以宣稱：社會上的貧者，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救濟，因而可以抵消有錢的納稅人的新的負擔。他這樣作，在他以為那些公務員，職教員，警察，軍人，海員，航空人員等等，回復了薪水所失的一部分，總比不回復強，總不致於怎樣的情緒。但是他錯了！從預算的盈餘裏，加惠於所得稅納稅人與加惠於他方面者，其比率之差，是這樣的昭然若揭，還以為不致引起那些爲有錢的納稅人的利益而受過犧牲者的憤怒，非錯誤而何？

至於失業救濟費的回復，彷彿是一件可慶幸的事。但是不要忘了，僅將失業救濟的標準率回復了，並不能叫失業者所受的待遇，和一九三一年以前一樣。因爲接受救濟的『生計測驗』(Means Test)的規定，仍然存在，這種規定，乃

是一九三一年，借口於金融恐慌的脅迫，爲貫徹所謂『緊縮』政策，乃不惜巧立限制，令失業者，得不到國家的救濟。所以只是回復了救濟費的標準率，決不就是回復了失業者在一九三一年所失掉的待遇。

而且不要忘掉，英國因爲恐慌的結果，變成了高度關稅的國家，因而將巨額的新負擔，都轉嫁到間接稅納稅人的肩。結果是重於貧而輕於富，租稅的歸宿，顯然變成了逆進(regressive)。主張和描寫直接稅納稅人的苦處的，已經是大有人在。誰知還有更狂妄的主張，以爲金利跌落的結果，對於那些『坐吃利息的人』(Rentier)，還要減輕稅相補償——彷彿是五釐的永久利率，便是債票持有人的神聖權利！但是對於家庭的主婦，因爲關稅增加和入口限制的結果，致使食料及消費品的價格騰貴，因而間接加重租稅的負擔，究應怎樣補救，乃無所聞！這樣作去，則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租稅總額中的大部分，無疑的，都轉嫁於貧苦階級。依照本年度的估計，所得稅及溢額稅的收入，尚在二萬七千萬鎊以下，而關稅和消費稅的收入，已達二萬九千萬鎊。看到這兩個數目，很可以推知：在金融緊急的遮飾之下，由累進稅制，轉移到逆進稅制，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還有兩點，不要忽略。政府對於保險基金(Lastance Fund)所負的債，至少要清償一部分。預算既有盈餘，似不可失此機會。皇家委員會，亦曾建議於彼，但是被張伯倫拒絕了。第二，從前因爲國難的原故，借口節省政策，而使『社會事業』的支出，獨櫻其鋒，今日有了盈餘，願乃毫無規定。『社會事業』的支出，較之汽車課稅的低減，要緊迫的多。以出口貿易爲理由而減輕汽車課稅，在事實上，怎樣

也難承認。除非張伯倫提高汽車入口的關稅，他是阻不住英國人多買外國的汽車的。更談不到使外國人多買英國車。

張伯倫預算案之應該反對，理由約如上述。這是很強的理由。因為這種預算，無疑地是以貧者為犧牲以謀富者的方便 (This is undoubtedly a budget that favours the rich at the expense of the poor)。若謂預算能有盈餘，即應贖賞，則盈餘之能以發生，原因實別有在。財長估計盈餘，能有三千萬鎊之多，此外可索之計算，且多於此，較之其他國家，不能不說是慰情之事。但是要知道：國家財政，所以作到

## 德國的強迫勞動

杜滄白譯

本文為加林斯基氏在所作「在現下恐慌中資本主義國家之社會政策」第一段之摘譯。原文發表於俄國出版之世界政治與世界經濟雜誌上。內容為對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工人之輔助方法詳加解剖，材料豐富，頗堪一讀，病其太長，摘譯一段以饜讀者。

資本主義史上空前深劇的世界經濟恐慌業已延長四年了

他從根本上動搖了經濟生活之全領域。

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時代有逃出恐慌之路徑，但這路徑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已不適於獨占資本家了。因此，資產階級為着逃出恐慌就不得不走上經濟的強迫之路，那直接的無遮掩的法西斯蒂獨裁之路。

希特拉早已高叫他以蹂躪德國工人運動，及反對世界革命為職責，他的上台實可作獨占資本家轉向無遮掩的暴力的反動政策之標識。

這是世界資本家之絕望的企圖，希望用鐵與血打出一

這種「健全」的狀態，乃係以重價購得——以失業者為犧牲，以全國服務人員為犧牲，甚至以小學的教師和學童以及應受國家贊助的社會各部分為犧牲。為得此項盈餘，不惜求之逆進的課稅法，求之煩苦而瑣屑的各種支。就是這樣，還要靠着一般世界的復興運動。張伯倫所遭逢的機會，總不算壞；對於盈餘的分配，自然也煞費苦心，表面看來，亦自有其公平。但是對於建築在關稅基礎上的新稅制，如果分析其真實的歸宿，則表面的公平，便歸消遣。

條生路以維持其對勞動者之統治，決心於最短期間把歐洲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殖民地奴隸之程度。

本文的任務即在引據實際材料以暴露此種企圖。

強迫勞動就是現在各國所引用的最通俗的方法。

這問題在德國也有他的歷史。

還是一九三二年的時候，巴本政府即決定發行巨額公債以便在財政上救濟東普魯士的地主，因為他們在農產品的銷上已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這個時候，正是恐慌籠罩全部德國經濟生活的時候。德國的農村經濟絕對缺乏銷場。但德國不敢對農產品的入口施

以保護關稅，因為他怕德國工業品之輸入國起來報復。  
這種情形使巴本政府不得不以金錢的津貼直接補助大地主。

這些集中於東普魯士的大地主所得到的救助不僅限於金錢。他們也得到了廉價的，幾乎是不取價的勞動力。

於是巴本政府就把勃朗寧政府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所頒佈的「自願的勞動服役」特別條例廣泛地應用起來。

此項條例規定，國家特任委員及其機關可以招募些自願工作的人去做某種工作。

但這裏所謂自願實在只是個法律的外形。

所謂「自願的勞動服役」的制度實在即是一種兵營制度，這個制度正符合了德國統治階級之傾向，因為他正要組織警察一樣的反革命武力。

在本條例第四條上明明規定，「自願的勞動服役」並不造成法律上的勞動關係，而第五條中則規定「自願的勞動服役」不在勞工保護法與社會保險法的範圍之內。

在自願的勞動服役制度下工作的人不能組織工廠委員會，沒有罷工權，不能到勞資仲裁所去打官司。

法律並不規定這樣制度下之工人應得多少工資。甚至最反動的資產階級報紙都指責自願的勞動服役制度下報酬之低。例如在教會所組織的自願的勞動服役之農村經濟營中，在極高的工作效率與極嚴厲的管理之下，每人每星期所得工資不過兩個半馬克。

由此可見，所謂自願服務者都不過是從充滿了法西斯情緒的青年中募來的馴良的奴隸。

但是，勃朗寧政府還沒有公開宣佈「自願的勞動服役」

為救濟大地主之辦法。他隱蓋了這個制度的軍事與警政的意義。因為他怕引起了國際糾紛。他在公開的發表中只說，本條例之目的在乎發動某種城市居民去作農村勞動。到了巴本政府成立時，這個條例就變了補助大地主之公開的工具了，他給地主們以幾乎不要報酬的勞動力。政府官吏竟公開宣佈「自願的勞動服役」制度為解決東部農村問題之一個辦法。

在一九三二年中，地主們利用了此種制度得到了很多勞動力。但只根據德國材料我們很難斷定此種救濟之範圍，因為報紙上不能登載關於他的報告。

任何以公共福利為目的地主組織都可向「自願勞動服役」管理局呈報請求撥給工人，每給一工作人，地主每星期就應繳納兩個馬克到主管機關去。

此種主管機關之經費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請撥工人的團體所繳納之費，一為國家撥給的津貼，因為這種制度把失業津貼與疾病殘廢津貼省下了許多。

但是，有在只使用落後的生產工具之區域內才能施行這種制度。採用現代技術的大工業便無法利用這種「自願的勞動服役」制，因為廉價的工人與貴重的機器放在一起，必然會把勞動生產力降低，所以巴本政府又選擇了別種方法來補助工業資本家。

x x x x x

希特拉上台之後立即宣佈，他將擴大那「自願的勞動服役」制度。希特拉在摧殘了工會之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召集了一次國家社會黨的工人大會，希特拉所指定的主席列逸曾宣言：「我們不能把勞動看作一種賺錢的工具。勞動是



個神聖的義務。勞動之最高法則為紀律。工人與兵士都應當服從那統一的目的。」

希特拉曾興辦了房舍建築，社會建築，國內殖民等等新事業，凡在這些事業中作工的人只能得到失業津貼再加上每月二十五馬克的薪金。

商辦以及其他官辦的企業亦可施行這種制度。於是許多業主都把舊工人解僱了而依照希特拉的法子另僱新工人。這樣，失業工人並未減少而工資却降低了。勞動帶上了半個強迫性。

希特拉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對法西斯大會所提出的宣言中說，「民族非為經濟而生；資本應為經濟，經濟應為民族」。

希特拉允許工人們，他將用勞動服役的施行為消滅失業的方法。根據希氏的四年計劃，勞動服役應為勞動關係之普

## 意大利經濟現況

譯自瓦爾加一九三三年第四季「世界經濟年報」

### 一，景氣的一般情形

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以為能夠妨礙恐慌作用的那種妄想，現在是根本地被粉碎了。

如一般所周知，意大利是截至現在還未發表過任何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國之一。因此，直接用統計去把握其生產狀況，是困難的。若根據個別的計算作結論，則一九三三年中意大利的工業生產之增加，比其他諸國為少。

在世界市場上意大利工業的競爭能力，因維持金本位故

遍的形態。

所謂勞動服役（協助祖國之服務）在大戰時之一九一六年，曾施行於德國，那正是勞動缺乏的時候，其目的為應付戰爭。

現在七百萬人的大量失業橫於目前，居然也施行了同樣制度。究其目的不過是為着維持資本大王們之額外盈餘。爲了這一點，就不得不應用國家直接強迫的方法，不得不劫掠工人，不得不把工人的工資水平降低到殖民地奴隸的地步，不得不摧毀一切保險基金制，不得不取消勞動法所規定的對工人之種種保障，不得不把各種工人都驅入軍事的苦役中。

希特拉再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了。他那勞動服役法宣言之全部思想不過是勞動之軍事化。據希特拉看來，根據經濟強迫之僱傭奴隸制應讓位於根據直接強迫政策之軍事化的勞動。

黃松齡譯

，比通貨膨脹諸國低。這種事實，表現為意大利的輸出急速減退，爲此，莫索里尼又命令意大利一切經濟，都把全般的工資平均減低百分之八，最初恐慌年度，一九三〇年的十二月，既已實行減低至般工資百分之二，並對勞動者聲明：爲要從恐慌中救出意大利經濟，不能不甘受這種犧牲（我們不可忘記，成爲問題的，在這兩種場合，這是由國家的命令來減低全般的名目工資的。此處更須注意，因爲失業增大，短時間勞動，勞動強度增大和生活資料的物價騰貴等等，勞



動者階級的實質收入，繼續地劇烈地減少的事實。從此以來，意大利勞動者，常常從法西斯蒂政府受到的教訓是說：這種犧牲的結果，意大利的經濟將漸漸從恐慌中拔出來。然而現在又逞最後的聰明，再將全般的工資減低了。

這個新的工資減低，是為了防止意大利本位貨幣減價而必要，既這樣明白聲明了。法西斯蒂政府又說：如果藉重新減低工資而恢復意大利經濟在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一失敗，則利拉(Lira)的平價就不能維持。『紐約時報』的意大利通信員柯爾特西(Cotesti)為法西斯蒂之一，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如次地寫着：

『意大利的生產者，暫時藉生產費減低而使物價下落是可能的；然而現在他們已走近了最後之點。政府既決意不實行通貨膨脹，那末，剩下唯一的途徑，就是依着減低工資而減低生產費了。』

協同組合的州書記，阿斯魁尼(Assolini)也同樣地說：減低生產費(最後就是減低工資)是以意大利輸出之惡化為基礎的(註)。以此為基礎，資本家的組織與勞動者的組織之間，關於新的工資減低的程度之『交涉』遂開始了。

(註)『Economist』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

因為缺乏殖民地即獨占支配的市場，意大利布爾喬亞不能像英國或法國布爾喬亞那樣能取得買賣上的優越。勉強維持金本位制，則在近東及非洲，對於通貨膨脹諸國特別對於日本的競爭發生困難。

因為恐慌，國內的消費減退了；穀物生產(註)之增加，充足了需要，所以意大利在「國際報價貿易」上，殆沒有優越取巧的能力。又意大利像德國那樣依着「外貨支付」的

限制所具有的輸出獎勵的優越能力也有限。不能用外貨支付的外債，在對於德國及其他外債之「外貨支付」實施「支付延期」(Moratorium)的諸國看來，是現在為了實行預算均衡與獎勵輸出的「無言預備軍」。在德國則使「外貨支付」的限制益發廣泛，而利用此以作為從其債權國獲得商業政策上讓步的壓迫手段，更藉「修邊馬克」與外債買回等，實現一時的輸出超過；然而意大利連這種商業政策上的優勢巧使能力也沒有。這就是說明一九三三年中意大利的輸出減退之主要契機。

(註)莫索里尼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常任穀物委員會」席上，說明了下面「穀物戰」的結果。

小麥生產(單位千噸)

| 年份    | 每年平均 | 每一黑克特的收穫 |
|-------|------|----------|
| 一九〇九年 | 一四四  | 九二七      |
| 一九二〇年 | 二五五  | 二二八      |
| 一九二五年 | 三〇〇  | 六，五八〇    |
| 一九三一年 | 三二二  | 七，四三〇    |
| 一九三三年 | 三二八  | 一〇〇一，五九  |

(註)『Economist』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國際聯盟統計報告，表示從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之間世界貿易價值增加百分之一二；反之，在一九三三年第三季的意大利貿易差額，則是最近數年間之最壞的。在這個期間，意大利的輸出減低了百分之五，但輸入不過只減少了百分之五。

一九三三年近數月間意大利的外國貿易，若換算為現金

時，則呈現更惡劣的狀態。(註)

意大利的外國貿易(最初的十個月，單位一百萬利拉)

| 輸出           | 輸入    | 入超    |
|--------------|-------|-------|
| 一九三二年……七，四四〇 | 六，一八五 | 一，二五五 |
| 一九三三年……六，七二八 | 五，五〇八 | 一，二二〇 |

(百萬金元單位)

| 輸出        | 輸入    |
|-----------|-------|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八月……二七·一  | 二四·一  |
| 九月……二八·七  | 二四·四  |
| 十月……三〇·〇  | 二七·一  |
| 十一月……三〇·五 | 二五·二  |
|           | 二九·九  |
|           | 三〇·四  |

(註)『國際聯盟報告』一九三三年一月。

我們一看上表，就很明白，輸出比前年落後，是與月俱增，而輸入却超過了前年。

這種輸出減退，給予意大利經濟以什麼反作用呢？一看下面就會明瞭。即爲意大利大輸出工業的汽車及人造絲工業生產的生產物，大部分是以外國販路爲目的。

『而且意大利工業，從來就是特別以輸出爲目的。各種生產部門，例如汽車工業，元來是以其生產的百分之七十輸出國外。汽車因這個國家裏一般的所得那樣有限，在國內市場找不着銷路。』(註)

(註)『奧大利國民經濟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

國內市場的消化能力，既因農業恐慌和勞動者的工資低下，非常微弱；固定資本的更新，又全然沒有開始，所以，

一九三三年中發生的好轉是極少的。鐵道輸送貨物，在一九三三年的最初十個月間，比一九三三年的三千五百四十萬噸，減至三千三百三十萬噸，所以在結論上寧可說生產尙且減少了！

試就銑鐵及鋼鐵生產的增加來說，其大部分也是因爲擴張軍備和供給外國的武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開始建造了各七千五百噸的巡洋艦兩隻。同時，總噸數一萬二千五百噸的巡洋艦兩隻又正在建造中。不僅止此，更有十七架軍用飛機也在建造中(『紐約時報』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就是用很靠不住的失業人數目，也能表示意大利經濟狀態之惡化，失業者比前年並未減少。

失業(單位一千) (註)

|        |       |       |
|--------|-------|-------|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二月(最高) | 七六五   | 一，一四八 |
| 七月(最低) | 六三八   | 九三一   |
| 十月……   | 八〇〇   | 九五六   |
|        |       | 九六三   |

(註)『Economist』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上述的數字，不能直接用作比較。因爲一九三三年的四月和七月，實行了失業計算的『統計方法的變更』，八月以後，短時間勞動者未被計算。意大利的『公式失業統計』，一般只舉出失業者的一部分。例如：農業勞動者與手工業者(後者在恐慌中，大批地陷落到失業普羅列塔里亞隊伍中)，最初就被除外，像『紐約時報』的意大利通信員，記載『失業勞動者數百萬』，即是一例。(『紐約時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在這種情形之下，意大利的資本主義能否一般地維持利拉的安定，這是疑問。除右述貿易差額的支付超過增大之外，還有如次的因素對「利拉」的安定起反作用。

一，意大利支付差額之最重要的其他二項如旅行者的支

|             |    |        |
|-------------|----|--------|
| 一九三二年——三三年  | 收入 | 一八，一二七 |
|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 |    | 五，八一五  |
|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月 |    | 五，七一九  |

(單位百萬利拉)

然而意大利的布爾喬亞却努力想維持利拉的安定。其理由，是因為意大利資本主義的薄弱，設一旦開始通貨膨脹，就不能像持有巨額的海外投資及支付差額之受取超過的英國或美國一樣，容易使牠有一定限界。並且本位貨的極度減價，或許會引起法西斯蒂政府，從而又是布爾喬亞的一般支配發生動搖。

二，法西斯蒂經濟政策之正體

不僅意大利經濟的現狀，而且恐慌的全過程，明示了布爾喬亞獨裁的法西斯蒂形態，企圖特別加強一國經濟對於恐

出與海外移民的匯款，因為金元減價，而極度地減少。在最近的將來，這兩項絕對無改善的希望。

二，國家預算的赤字，越發增大。

|        |       |
|--------|-------|
| 支出     | 赤字    |
| 二一，七六六 | 三，五四九 |
| 七，二三七  | 一，四二二 |
| 七，二四六  | 一，五二七 |

慌的抵抗力不過是法西斯蒂的妄想。

在意大利，當恐慌最初襲來時，金融資本的經濟首腦部就立刻崩壞了(商業銀行，大電力及瓦斯公司和人造絲工廠的大公司)。國家遂不得不注入數十億金以行救濟，商業銀行的一切惡劣資產項目，都由特別為這種目的所設立的施設來繼承。這一切——與在德國或英國一樣——都須由國家來整理。這時意大利的布爾喬亞企圖把名目資本的廢棄盡可能地止於狹小的界限內。因此，克服恐慌就很困難。『Econ. Outlook』的Tundo通訊員，對於恐慌中意大利的股分公司之發展給與下述的說明。(註一)

|            |       |       |       |       |           |
|------------|-------|-------|-------|-------|-----------|
| 新設股份公司數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註二) |
| 同資本額(百萬利拉) | 二，四二〇 | 二，二三四 | 一，七三〇 | 二，〇〇七 | 一，五四六     |
| 增資股份公司數    | 八二四   | 五八四   | 三四四   | 一，一二七 | 二一一       |
| 同資本額(百萬利拉) | 一，七三三 | 一，六六八 | 一，五二〇 | 一，三〇三 | 九九二       |
| 股份公司整理數    | 六，四五七 | 五，五八〇 | 三，九八八 | 二，五二〇 | 一，八一八     |
| 同資本額(百萬利拉) | 八五九   | 一，〇二〇 | 一，二九六 | 一，二〇七 | 八〇七       |
| 同資本額(百萬利拉) | 一，四〇九 | 一，九三八 | 二，四二五 | 二，一〇四 | 七六六       |

減資股份公司數：……………五四七  
 同資本額（百萬利拉）：……一，二二七 一，五四二 三，三三五 二，七九四 二，三三六  
 六一四 一，一〇六 一，〇七六 九一九

（註一）『Economist』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

（註二）八個月分

結局，一九三〇——三三年的恐慌中，是總額不足四十億的股份資本得到整理，這所謂四十七億的全部，為着實際的整理，是絕對不充分的。

獨占資本的首腦部金融寡頭，在意大利與其他經濟的極度落後和廣汎大眾的非常貧困相對立。比較多數的，是農民，手工業者及商人，根據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之統計，意大利當時有下列幾種階層。（註）

- 耕種自己的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二，九四三，〇〇〇
  - 半借地農：……………一，六三一，〇〇〇
  - 農業勞動者：……………二，四七五，〇〇〇
  - 工業主：……………五二二，〇〇〇
  - 手工業者：……………七二四，〇〇〇
  - 商人：……………八四一，〇〇〇
  - 工業勞動者：……………一四，二八三，〇〇〇
- （註）『Economist』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這種分類中，農業勞動者，工業勞動者及半借地農，無疑地是普羅列塔里亞的要素。二百九十萬『土地所有者』中，大部分為貧農，這是確實的。同樣，手工業者的過半數，從其生活狀態看，也是普羅列塔里亞。意大利人口之極大部分，是從僅有最小限度消費能力之非常貧乏的人們構成。獨占資本的強度集中與很小的國內市場的消化能力之間，表

現着極度的矛盾，『正常』的健康恢復，是很困難的。例如：就大電力公司說，假使大眾普羅列塔里亞化的手工業者，失掉了電力消費者的資格，就會不能用正常資本主義的手段來恢復其價值增殖的基礎

莫索里尼最近對巴黎的『愛克塞（Excelsior）通信員如次地聲明：

『都市是為容易地永續其生命而來的小手工業者充滿了。在意大利將把他們引進到農業去。』（註）

（註）『Frankfurt 新聞』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資本主義的工業，不能消化普羅列塔里亞化的手工業者。所以，莫索里尼以金融資本代辦人的資格，不能不逐漸利用新的救濟方法。但是這種救濟方法的正體，任何時候也是相同的。就是把資本的損失，移作國家的損失，使全國民即勞動者，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廣汎大眾背負重荷。

這個領域中的最新的東西，就是發行國家所保證的工業債券的政策。承受這種債券的人，往後除債券的利息外，還能夠獲得該公司的分紅，並且是具有把這種債券與公司股票交換的權利。這種買賣，的確開拓了那些破產的公司走向『再民有化』去的道路。這種買賣，是已表示了薄弱的意大利國家信用之大而且新的緊張意味。

三、總括

關於法西斯的經濟政策，可以總說一句，就在牠以一切

人口層爲犧牲救濟獨占資本，比其他諸國更爲露骨。少數獨占資本的首腦部，最初就把自己意見作爲國家經濟政策而統一起來。但在民主主義還殖存的其他資本主義諸國，金融寡頭爲使其方針在國家的經濟政策中完全貫徹，尙須與其他非

## 法國經濟的危機

(譯自五月份法文政治經濟周刊第二十八期)

法國國民政府藉着杜美格與馬旦底演說再三地稱贊節約的緊急法令與已節省了的四千萬政費是法國恢復到經濟繁榮底重要階段。法國政府向羣衆街耀着：只要稍微把領導人員變更一下，便可把國家的威權重新建立起來，而經濟的危機亦會幻術般消失的。法國政府期望着在此方式之下抑制勞動大衆的鬥爭，把大衆的注意力從克服危機的革命道路上移轉開。

從吏員薪金，退職金和歐戰參加者底贍養金上榨取來的四千萬佛郎並不足補償預算底不足。此種不足與賦稅收入的不不足每年竟達六七千萬佛郎。但是這種政策的廣大宣傳，的確引起了一種心理上的作用，而顯著地和緩了國庫底狀況。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國庫債券與救國債券的銷路也較好了，短期公債底利息也較低了。與國家間接有利益的鐵路債券與國家信用銀行債券也易於償還了。法國政府以前不得不向國外尋求方法以償還其到期的債務，而現在在國內已經找到借貸的工具了。這是法國政府努力的唯一目的，這是財政危機的暫時解決——牠在今年要借債兩萬萬佛郎——但是這種政金特別加重了將來的債務。法國兩年來的債務，

獨占資本主義分子，布爾喬亞的其他分派如農民等等作相當程度的鬥爭。這種事實，在美國羅斯福政策鬥爭中，最明顯地表現過。在這種意味上，意大利法西斯蒂的經濟政策對於其他資本主義諸國，可以說是「模範的」。

王慎名譯

從二十七萬萬已增加到三十一萬萬，而鐵路債務還未計算在內。

深思的法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完全明瞭，如吉奴在『工業日報』上所寫：『在財政領域上差不多已獲得(?)的部份，在經濟範圍內還未得到』。『消息報』也同樣地肯定說：『當形勢在某一點上已經光明了的時候，而在另一點上又黑暗了。』這種估計，是完全與事實相符合的。

一九三三年底工業生產，確實現出不可否認的活躍。一九三二年七月的生產總指數低落到九三，而一九三三年七月則增加到一一二。(恐慌以前的最高點是一一四)。但是後來又從新降落下來了，數月來總是停在一〇六上。雖然國防上的龐大的設備，與消費品疲憊了的市場之更新，在這種活躍上同樣起了相當的作用，但是一九三四年前二月內鋼的生產已低于一九三三年同期內的鋼底生產。『工廠』最近寫道：『製鋼廠內堆積着多量的材料，甚至有些製鋼廠屯積至數萬噸之多』。這明顯地表現：生產雖是相當地增加，但在市場上絕難找到銷路。

勞動大衆底購買力，事實上並未增加，而且反見減少。

大多數的產業實行合理化，因此生產愈形增加，而營業家數愈形縮減。譬如一九三一年三月煤礦內有二六七，一四一個工人，每日出產一四九，五三三噸煤，一九三三年三月只有二五二，九六七個礦工，每日反出產一五五，五八六噸煤，一九三四年三月減到二四二，九五七噸煤，每日反出產一六〇，〇〇〇噸煤。去年領失業津貼的失業工人，有三十一萬一千，而今年則增加到三十四萬三千人。向來慣於掩沒真相的政府統計也不得不承認『全部產業工人底工資額，自一九三〇年起已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九，比較生產費低落的程度還多……』如此，資本主義制度底基本矛盾是更加尖銳化了。

工廠內一般的不必要的費用是特別地增加，例如寧願保持三日班制或五日班制而不願開除工人，國外貿易底傾銷價格並不能由國內市場而抵補等等。這些一切都特殊地增加了產業財政管理的困難。一九三二年每月宣告破產與清理賬目的平均數為一一六九件，而今年三月，則有一五七八件之多，竟超過一切的記錄。這種破產與清理賬目的案件多涉及大的企業，如雪鐵龍汽車公司，鞋業托拉斯，及許多省立銀行等等。壟斷資本利用這種形勢，在各種生產部門中，積極進行集中化。

最近大眾的消費，顯著地降低了。各合作社的貿易額，近數月來降低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在國際經濟關係的完全解體上，國外貿易并不能抵償國內貿易底縮減。從一月至三月，國外貿易底總價值與去年同期比較起來，減低百分之十。三月中對外輸出額，在數量上雖然是增加，但在價值上却是半年來最小的數量。德國與美國所採取的新的財政統制，更增加了法國銷路底困難。這裏應當說及：法國貿

易衰落（今年三月與一九三一年三月相較，輸出減少百分之五十，輸入減少百分之四十二）不甚重大的原因，是由於對於殖民地貿易關係底進展。法國輸入的四分之一，是由各殖民地輸入的，法國輸出的三分之一則輸出於各殖民地。

成本問題對於法國資本主義是一個主要問題。今年與一九二九年相較，零售價格只減低了百分之十八，而在其他國家，却減低到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生活費平均比他國減少百分之二十。這是繁重的課稅與嚴厲實行的保護關稅政策底結果。課稅幾乎侵吞了全國民收入底三分之一。保護關稅政策，是為鞏固國內市場的，此國內市場是建立在儘可能地保持農民購買力之上的。

然而，恰恰因為農民的購買力破產了，危機這一方面特別使資產階級不安。雖然有種種的課稅，然而主要生產物底價格是在狂跌着。為着阻止食糧價格的低落，政府頒佈了種種法令但是結果一無所用，不過拖延了這些困難，但同時使這些困難更加尖銳化了。近兩次的收成不為不佳，但是農民們因為有急迫之用款，不得不在法令規定的價格之下出售他們的生產物，甚至根本不能脫售。政府企圖組織過剩食糧底貯藏，貯蓄三十萬萬斤食糧。但是這根本解決不了甚麼，這是明顯的。時報會肯定地說：『在第三次豐年的場合，保護市場底整個政策，便有崩潰之虞。』

一九三〇年每百斤大麥價值一七五佛郎，一九三二年則降至一四〇佛郎。雖然在法令上有種種價格規定但在實際上每百斤只能售至八十至九十佛郎。其他食糧底價格低落更甚。肉價低落尤烈，譬如一九三〇年每基羅牛肉價值一一·四〇佛郎，一九三三年則跌至每基羅七·二〇佛郎，今年則跌

至四·五〇佛郎。農村中的不滿是這樣的濃厚，一切刊物不得不認爲這是空前的現象。

但是財政資本還在抱怨着！農產品的價格仍高，還應低落，他們藉此作爲大大減低工資的借口。冶金業委員會天天重複着：法國農產品底價格應與世界市場的價格相一致，并且建議至少百分之二十的食糧應該按照世界市場的價格每百斤售至三十佛郎。

吉奴君會正確地說到，在經濟領域上獲得的部份距離的還很遠呢。生產中的投資完全停止，這是最好的證明。人們想着利用『心理作用』，在交易所股票上投機，但是對於將來的基礎，缺乏信用。今年三月中發行的債券與股票不過三千四百萬佛郎，這在歷來財政統計中算是最弱的數量。（一九三三年平均每月發行的債券量爲三萬萬，而一九三〇年平

均每月爲十八萬萬三千萬。）

如果我們只觀察經濟現象，我們便有墮入機會主義中的危險。如果農業危機底繼續存在與尖銳化對於法國資本主義狀況底改善是最嚴重的阻礙之一，那麼在整個產業的生產中便毫無爭論地存在着走向不景氣階段底過渡期，而國家財政暫時亦可鞏固。但是我們主要的要觀察到，所獲得的有利益的諸變動是建築在廣大羣衆底慘酷犧牲上，牠們的情緒與不安是與日俱進地增長着。危機是增加着，資本主義底一般危機特別因爲財閥們爲暫時改善而實施的各政策更加尖銳化了。覺斯會說：『現在的不景氣是根源于一般的危機之中，牠絕不是新的繁榮與穩定底標識』，這對於法國資本主義以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是極端正確的。

### 編 餘

本刊出版匆遽，檢校未周，脫誤之處，在所不免。惟同人以業餘，從事於此，實感於國內出版界，對於世界現狀及理論，尙少系統的集中的介紹，以爲社會參考之資，是以不揣譾陋，思以服務餘暇，致力於此方面之工作。但實際作去，不免有許多困難。介紹既須集中，而方式又限於翻譯；每週必找新材料，而材料又未必合式。以此拘牽，殊難達到預定的理想。本期內容，卽以世界經濟現狀爲介紹之中心，於整個的敘述之外，兼及國別的分析，以期對於世界經濟各方面，供給一簡要的輪廓。下期的內容，擬集中於最近世界思潮的介紹。以後每期內容，均擬盡其所能，使介紹工作，俱成系統。綆短汲深，願宏力薄，極盼社會各方賢達，予以不吝氣的指正！